LIBRARY
JUL 26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4
.4
S36A25
1732
v.2

鹿洲初集卷三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書

論南洋事宜書

一語揭明書生疑團盡破

南洋諸番不能爲害宜大開禁網聽民貿易以海外之有餘補內地之不足此豈容緩須臾哉昔閩撫密

先提所以禁洋之故

陳疑洋商賣船與番或載米接濟異域恐將來爲中

國患又慮洋船盜刼請禁艘舶出洋以省盜案迂謭書生坐井觀天之見自謂經國遠猷以嘉謨入告我后左矣

聖祖慮患殷深恐萬一或如所言因詢問九卿下及閑散人等蓋心疑其說之未必是欲得熟悉海外情形者一言證之也乃當時九卿既未身歷海外無能熟悉閑散人等又不能自達至尊故此事始終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非（重提一篇之綱）

聖祖意也夫惟知海國情形乃可言弛張利害海外諸

番星羅碁布朝鮮附近神京守禮法東方之國日本

大國小邦歷歷掌上如觀一會全圖

最爲强大其外皆尾問問序番稍降則爲琉球大小島嶼斷續二千里外皆萬水朝東亦無他國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囉吧爲大文萊蘇祿麻六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吉里問等數十國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異念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此外有柬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諸國而暹羅爲西南之最極西則紅毛西洋爲强悍莫敵之國非諸番比矣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圭黎干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

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謀人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

此下就紅毛諸番之宜防陪出南洋之

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為

不宜禁爽快無比

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西洋佔奪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南洋數十島番則也開闢以來未嘗侵擾邊境

總

貽中國南顧易患不過貨財貿易通濟有無今日本

括一段神力盎厚異常

不禁紅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滿天下且以廣東澳門爲彼盤踞聚族之區而獨於柔順寡弱有利無害之南洋必嚴禁而遏絕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內地賤

此下痛發所以不可禁之故

菲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黹皆於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所關爲不細矣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爲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刼爲非之患既禁

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腐儒誤天下蒼生不淺）嘆致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繫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駕駛則大而無當求價則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棟梁以爲杙裂錦繡以爲縷於心有所不甘又冀日麗雲開或有弛禁復通之候（洞悉民艱衷腸若揭）一船之敝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慣熟船務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擔背負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險海中爲賊駕船圖目前餬口之

計其遊手無賴更靡所之羣趨臺灣或爲犯亂辛丑臺寇陳福壽之流其明效大驗也（再提一筆振起）天下利國利民之事雖小必爲妨民病國之事雖微必去（全身）今禁南洋有害而無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爲游手驅游手爲盜賊耳閩地不生銀礦皆需番錢日久禁密無以爲繼必將取給於楮幣皮鈔以爲泉府權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内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多徵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爲不

此下破禁洋之說

小若夫賣船與番載米接濟被盜刦掠之疑則從來無此事者也內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能賣價值幾何商家一船造起便爲致富之業欲世世傳之子孫即他年厭倦不自出尚歲收無窮之租賃誰肯賣人況番山材木比內地更堅商人每購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條在番不過一二百兩至內地則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國更固中國數寸之板彼用全木數寸之釘彼用尺餘即以我船贈彼尚非所樂況令出重價以買耶閩廣產米無多福建不

此條破賣船與番之說

議論風生

此條破載米接濟

之說

歎尤甚每歲民食半藉臺灣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呂宋米時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饒原不待仰食中國洋商皆有身家誰自甘法網嘗試而洋船所載貨物一担之位收船租銀四五兩一担位之米所值幾何舍其利而犯法雖至愚者不爲也此條破洋船盜劫之說歷來洋船從無在洋被刼蓋以刼船之盜皆在海邊出沒島澳離岸百十里極遠止二三百里以外則少舟行遠出無益且苦颶風驟起無停泊安身之處洋船一縱不知其幾千里船身旣大可任風波非賊船所能偕行

若賊於海濱行刼則上下浙廣商船已可取携不盡何必洋船卽與洋船相遇而賊船低小倚之且若高樓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賊多不過二三十人洋船人數極少百餘且不俟與賊力戰但挽舵走據上風可壓賊船而溺之何行刼之足慮方今

聖主當陽九圍綏靜凡有血氣咸同一家而獨於南洋弱小效順之諸番禁不與通來往内外臣工或知（結出）而不言殊非忠君愛國懷遠寧邇惠養黎元之道草（一腔熱血）莽愚生所旁觀而竊嘆也

不熟悉環海情形不足以破迂儒之見通篇就其言而破之明目張膽爲書生長多少氣魄王景略捫蝨而談當世之務見此應亦歎服矣

論北直水利書

皇上加意蒼生萬邦樂利念畿輔霖潦沮洳特命親
王大臣疏導河渠肇興疆畎此自虞廷治水教稼以
來四千餘年再見之盛事也愚少長海濱躬耕作苦
先書所見
勺水寸地視若奇珍及渡江淮過齊魯抵京師所見
萬頃平原枯燥爲陸河湖淀蕩水淺沙淤至于夏秋
霖雨則又皆成巨浸每嘆北方不習水利惟苦水害
熱腸勃勃情文並茂
低徊顧惜恨不得胼手胝足于其閒忽聞盛舉懽忻
分開
手額試爲綜畿輔之大勢而計之東西二淀跨雄霸

等十餘州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爲壑淀治而後河有歸故欲治直隸之水必自二淀爲始京東之水若白河薊河浭河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自衛汶合流地勢南高北下每有漲潦決岸之憂滄州之磚河青縣之興濟河皆昔人分減衛水之故道也通州以南之水滙于窩頭夏店之箭桿河玉田之藍泉河泉河豐潤之大泊王家河汊河龍王堂灣泥河永平之龍溪沂河靳家河黃地河稻河吳家河牤牛桃林湧泉三里等河皆支流之可數者此京東河

渠形勝之大槩也西南之水蘆溝發源于桑乾穿西山而出爲金口河元郭守敬欲按故迹使山後通流以廣京畿之漕者是也拒馬滹沱二河又經流之最大者拒馬發源于淶山下爲白溝河其南爲依城河又南爲三岔口滹沱發源于泰戲經正定束鹿綿亘千里合深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又有徐河唐河皆源出山西洨河出于獲鹿白馬河出于任邱百泉河野河出于邢臺洺河出于遼州滏陽河出于磁州凡西南諸河入任縣泊者十入寧晉泊者十二土

鎖

筆筆清

斷

脈絡分明筋節尤老

人謂任爲南泊寧晉爲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南泊宣洩之路在雞爪河北泊宣洩之路在滏陽河此西南河渠形勝之大槩也（一鎖）今訪求故道疏濬深廣多開引河以緩奔騰之勢脩築閘壩以制蓄洩之宜（二語括許多經理）設營田專官經營疆理名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則千里良田嘉禾遍野不特閭閻小民仰事俯畜之有資而東南轉輸且可漸次減省（裕民足國）現在溝洫深通田廬不憂其泛濫河漕不患其淺阻其爲利難更僕數也昔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明邱

濬深然其說惓惓乎三致意焉萬曆中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又著潞水客談言興水田之利十有四已而進貞明少卿俾歷京東相原隰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命兼御史領墾田使先詣永平受事六閱月墾成三萬九千餘畝方遍歷諸河大加疏濬而動戚之占田者病之為蜚語上聞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力言開河不便者十二帝遂罷役天下以貞明之策不終為可惜也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銳意舉行不為浮言搖惑而已矣今所

前事鑿鑿　可為慕惜

惟斷乃成不然道旁築舍矣

慮者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其說甚不然也永平薊州玉田豐潤漠漠春疇深耕易耨者

確據使苟安者不得藉口

何物乎或謂北地無水雨集則溝澮洪濤雨過則萬壑焦枯雖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閘壩蓄洩

皆可

坐言起行者

多建堤防以蘊其勢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時啓閉使旱潦不能爲害者也或謂北方無實土水流沙潰堤岸不能堅固朝成河而暮淤陸此則當費經營耳

論辨明快

然黃河兩岸一繫浮沙以葦承泥亦能捍禦誠不惜工力路濬加深以治黃之法堆砌兩岸而渠水不類

黃強則一勞永逸未嘗不可恃也天下無不可爲之
仍責成任事之人
事惟心堅力勤仰體
皇上愛民利民之至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精誠所感可以動天地役鬼神何農田水利之不可成乎禹之行水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不過忠誠焉而已勤勞焉而已豈如世俗陋見別有神奇怪誕之爲哉夫東南轉漕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開河墾田根本至計在此日勞費雖多他年節省漕石獲利何啻數
籌畫周到
倍是不特北直之水利可興而山東河南淮徐上下

數千里亦可以次第舉行而無容再計者也

古氣磅礴節次仍自分明如聽老江湖說煙景歷歷如繪凡名儒經世之文腳踏平地宜其有倫有脊也

論江南應分州縣書

江南沿海州縣太大者十有三糧多政煩官民受困極矣若蘇之長洲崑山吳江嘉定常熟五縣太倉一州松之華亭婁上海青浦四縣常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歲徵正賦銀米共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大抵一邑錢糧可作邊方數省邑令精神才力旣有不周不繼之虞而其民其俗又多以輸納先完爲恥竟有數十年積逋不納一錢者幸遇恩赦得豁赦後從新再逋誅之不可勝誅官亦無如之何也官無如何罔不

困此註誤註誤牽糾終無清楚之期於是有數十舊（此言言文）令羈留一邑摩肩觸額流離于道至其既死之後猶（困之極）不能以骸骨還故鄉悲夫即有才能出衆之員舍命催科尚不能完十分之七八而日夜廢寢忘食心血焦枯精神耗敝豈暇復及撫字教化之方於是有寃（民之受困）抑不伸饑寒罔恤疾苦無告凌弱暴寡武斷之患與（即由于官之）而民之病不可言也官病民病國賦又虧漠然不爲籌畫如之何其可哉今惟有分治之一法可以救積年莫解之病姑妄言之有心世道之君子不妨姑妄

聽之地分則大可使小糧分則逋可使完崑山一縣歲徵銀二十七萬五千米十二萬六千有奇應分析爲三縣嘉定徵銀二十六萬七千有奇亦應析而三之長洲吳江等十一州縣各分爲二每縣旣分之後歲徵銀米多者十七八萬少者十餘萬較天下他郡邑尚巍然繁劇大縣也新分縣署就沿海武職汛防舊有城堡之處或村莊市鎭人民衆多之所相度形勝要害因地制宜如上海川沙婁縣金山衞之類現有城垣者卽居之武進所分並駐府城作附郭兩邑

其餘各縣需城者不過七八設法建築亦非所難
聖天子賑賚蠲租動經百萬何愛惜此區區特無以（通達國體之言）
其情入告耳卽不然而天下州縣無城者儘多旣屬
腹裏之地亦何必因畏築城池而不爲一舉數善之
計耶或慮添設一官則多一官之費俸工衙役須謀
所出此亦非甚難事夫不有裁汰冗員一法乎蘇州
一府設同知三員何爲也松江同知二員通判二員
常州通判三員何爲也是三府可裁同知通判六員
長洲崑山吳江華亭婁縣上海青浦七縣各設縣丞

二員亦屬無謂每縣止留一丞可裁縣丞七員太倉州既分其半可裁州判一員計三府所裁府州縣佐共一十四員俸工衙役即以給所分新縣之用新縣
籌○畫○詳○悉○
止設知縣典史各一員則裁設略足相當況市鎮多有巡檢既設縣治裁巡檢而為典史又甚便也地小易理糧少易清一轉移閒中才可奏治安之績催科之餘專心撫字教化興起俗美風醇官民均受其益國賦由此不虧非今日經理南邦之急務乎或者謂江南地丁雜糧比別省加重恐分晰太清不便于民

若然則條其利病入告可也

十三州縣爲累已久莫能掀髯道之作者設身處地斟酌時勢以立言民生之利病國計之盈虧較然指掌具見留心經世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爲巳任也

再與友人論江南分縣書

單刀直入詞婉而意峭

江南分縣之說足下未以余言爲然也今兩江制府查公入告矣所議析長洲等十三州縣絲毫不差議裁額外同知通判縣丞以俸工衙役爲新縣之用亦意見如一止崑山嘉定分析二三之殊太倉州判裁否之別當以查公之論爲定駐劄新縣之處鄙人未經親歷止知上海之川沙婁之金山衛及武進並駐府城而查公身在地方多詳數處於常熟則有福山嘉定則吳淞華亭則青村餘亦俟擇境內地方要緊

人民殷庶之市鎮誠所謂閉户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得意
政事
天下必不可易之理明者所見大略相同特多袖手
廢弛只墮此弊耳
旁觀不肯試爲籌畫焉有一邑錢糧可分作小省三
四而以爲阬葬縣令之區聽其累民病國而不爲之
一片惓惓苦衷非徒得意
所耶物極必反數窮必通十三州縣之令長氓庶從
驕人也
此其有瘳乎鄙人閒論于京邸無聊之中制府已行
于二三千里之外知查公留意地方實欲興除民閒
利弊無愧古封疆大臣也余喜得同心以所閱邸報
眎吾友蔣越珊蔣君卽宜興人其忻快比余更甚因

與余論宜興新縣處所有周鐵橋湖汊漳渚河橋數大鎮皆烟火五六百家而漳渚距縣七十里山險民梗稍阻教化有巡檢司不能馴服意宜典新縣必在漳渚無疑而漳渚巡檢即可裁為典史此可見地方紳士無不樂為此舉其利國利民可知矣詢謀僉同（又一証佐）（公等服乎曰服矣）鬼神其依足下自今以始尚敢昂首攘臂與余論列天下事否如仍欲固守前說請以封章入告力陳其不便不然則下馬降服可也

數千里外遂有同心英雄所見不謀而合誠亦一

時得意事也鄧伯翊拔刀案上壓倒老生那能有此愉快

論潮普割地事宜書

頃聞憲檄欲割潮陽之洋烏湫水兩都以屬普寧裒多益寡此甚盛事但潮陽普寧接壤要害之處在貴山湫水不在洋烏地理情形一目可了竊有欲叅末議者敢爲執事備陳之普地褊小東西廣二十五里南北袤三十有五里故潮屬黃坑一都耳東至洞仙徑十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牛血坑鹽梟鼠竊出入之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岡皆潮邑頑抗鄉寨也東南至陳洞徑十三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麒

通篇肯綮兩言　而定　一害　二害

鱗埔匪類出沒私梟私宰往來之路徑子鄉大青洋岡頭寮南隴大隴藍門南洋北嶼青洋山皆潮邑頑抗鄉寨也南至大壩墟十五里爲貴山減水兩都界貴山界在其左最頑抗者曰北山白晝攘奪大隊私梟窩頓出沒之所居仁西湖定厝寮埔上寮娘烏陂鄭美村漁庄湖皆潮邑頑抗鄉寨也減水都在大壩之南最頑抗者曰界隴其民莊姓與貴山都之北山許姓皆在大壩集場中百十爲羣橫行攘奪大爲普邑患害若埠塘橋林泥溝赤水滘江寮塘塔埔頑抗

諸鄉不可悉數其地去潮陽一百四五十里距普寧僅十五里卽寒婆徑極邊亦不過五十里是溦水一都盡宜割歸普邑無疑也普邑吏治民生所最患苦（總中諸）者（害）有四溦水都之果隴居其一貴山都之北山麒麟埔洞仙徑居其三皆穿窬糾奪窩巢所聚更闌人寂緩步而來盜牛胠篋未至三更已飽所欲而歸卧追之則踰境遠颺捕之則法不越疆今割洋溦二都以畀普（明快異常）僅能去果隴之一疾而貴山三路未動分毫是（分出）普邑四害尚存留其三也洋烏都在溦水之東其尾

[洋烏尾]
近南、軍埔、石港、石橋頭、山門城、大長隴、湯坑、鹽嶺一
帶爲洋烏尾，距潮陽縣治八九十里，素稱頑抗。離普
寧不過五六十里，割歸普邑可也。[僅可而非緊要]自林八渡而下爲
洋烏頭，華里、溜洲諸處爲洋烏中，皆距潮陽較近，非
普寧所能管轄矣。查普邑至洋烏頭、洋烏中，計程七
八十里，必越潮陽之貴山、舉練兩都，而後能跨林八
渡之閾，踰鄰以治遠，固知其難也。[難]而此洋烏頭、洋烏
中之人民錢糧詞訟至潮陽，或四十里，或五六十里，[二○難]
欲其舍近就遠而聽普寧遙制，豈可得乎？且洋烏錢

糧最多田地肥美人民殷富皆在此間在潮邑官紳所不忍割愛與人而邑內世家大族腴業祭產亦在此間尤思普邑窵遠有佃户抗租不能制服之勢嘵嘵多口抵死必爭故明萬曆年間其明驗也普寧爲縣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割潮邑之洋烏㳥水黃坑三都建置普邑萬曆十年潮陽復以洋烏㳥水歸僅存黃坑一都雖曰履畝丈量一都已贏賦額亦潮邑官紳士庶於心有所不甘故逞其强有力而奪之還也洋烏全割乃潮人腹心之痛若洋烏尾以西民刁扞

薄則亦非所戀著矣在普人以壤地褊促欲仍索洋減兩都則據故明舊案而爭之將以得地爲榮在潮人以金甌無缺可壯觀瞻不忍洋減之去將以失地爲辱此皆一片私心非爲國爲民大公至正之道也故明舊案在今日何足重輕況同一郡之中短長（兩家俱無）無非臂指何拘此疆彼界之小大惟是綏靖地方必（容置喙矣）從吏治民生起見則潮普割都分治之舉確不可易而貴山半都之宜割洋烏大半之宜仍舊凡確乎不（以下定界）（一筆鐵案）可易也請割貴山都洪山鄉寨北至赤牡山與惠界自

新埔地、深洋、仙陂子、砂塞埔、南洋、藍門、貴嶼、北嶼、青洋山以西皆歸普寧則北山、麒麟埔、洞仙徑三途之爲普害者胥受羈勒而樟岡狗眠諸鄉之與潮抗者距普邑不過四十里可以朝攝夕至無所施其技矣由貴嶼而南過石港爲洋烏尾地方請劃洋烏尾一帶鄉寨南至湯坑鹽嶺爲界自筆架山以下大長隴、石橋頭黃牛寮東浮山附近減水三十餘寨亦歸普寧其洋烏頭洋烏中八十餘寨仍還潮陽則遠近適宜潮普兩縣皆無難于撫馭矣統計所劃地方北自

普害俱去　潮害亦去

分析明白

貴山都赤肚嶺起南至洋烏都湯坑鹽嶺止中間以（扼要數言地界指掌）貴嶼爲界在西者皆畀普寧在東者皆屬潮陽則減水一都在普疆内已不待言（補筆）潮陽地方十三都今去（以下言割都無損于潮）減水一都貴山半都洋烏都三分之一尚存有十一都巍然大縣不見其小普寧僅（以一言有益于普）黄坑一都寥寥四五鄉寨今得減水全都鄉寨一百三十餘貴山半都鄉寨八十六洋烏尾鄉寨三十二雖曰一邑三都不見其大亦居然上躋于中縣之列要害窟窩皆入版圖更化善俗指掌易易是在潮無長鞭馬腹之憂在普

無貽楊他軒之患一舉兩美皆憲臺高厚之賜也某不才譾劣不應爲局外越俎之謀第兩邑地方民情素所關切於心覩茲盛舉不自覺歡忻踴躍惟恐其成之稍緩復以普令少年未經身歷地方按圖索驥（肉食孟浪可爲浩嘆）舍目前之貴山留三害于肘腋越隔遠之洋烏開將來以梗化潮人藉口終起爭端卽使洋烏不再奪還亦爲兩邑無窮之累而況貴山偪迫臟腑被剷每夜岌岌不能安枕亦何用此更張爲也（痛切極矣）伏惟憲臺留意垂察將情形利害上達院司列憲急爲轉圜改定區

畫使兩邑皆受奠安之慶則憲臺豐功大德直與鐵山爭高練水同流千百世而未有艾矣不揣冒昧皇悚殊深倘蒙採納地方幸甚

兩邑情形利害平日瞭瞭胸中信手寫來如同履勘留心經濟至此極矣議論淋漓痛快斬釘截鐵上下四旁無不周到留侯借箸景略捫虱正不知相去何如也

上鄂制府書

不才疎拙弗合時宜身在流離顛沛名節沮喪之秋固應不齒人數矣大人開府南邦位尊勢重相去懸隔豈但雲泥而況未識荆州將還鄉井物色埃塵之中加以國士之目陳榻遽下解推慇懃雖在骨肉至親亦何以過於是寸心耿耿何日忘之五嶺蔽天風尚迥殊大人節鉞來茲瘴海始爲一變近者風清日朗大法小廉盜息民安共知大人公忠爲國無私無欲而濟之以勤勞是以賢能競奮魑魅潛消今大人

塵埃物豈自是千古盛事

所以能

爲一變

新膺　簡命總制百粵將士吏民五省鰥户莫不欣
欣色喜幸得大澤均沾雖將去廢員如鼎元亦願暫
停行邁翹首以觀德化之成也茲承制府郝公不以
極寫宜夫
廢員爲不肖盼睞寵名令偕赴閩閩爲桑梓父母之
邦復值廢員言歸之會得附後車光榮已極重以大
人諄諄慰諭謂郝公面懇者三致書者二托撫軍潘
似欣幸
臬來言者數有不得復辭之勢竊自思維患難餘生
實自悲傷亦似有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之意
何修得此迴憶三年以來囹圄道路客署淒清求大
憲一面弗可得於今豈忍當前錯過自外輪轅況在

官之日寒酸見淺獲戾上司禍由已名郝公庭訊之
雖力無如何而情自可感
時亦已洞察其冤扎商撫軍欲爲伸雪仇人當令掣肘弗終行路之人皆知之此自廢員厄運當然郝公戀戀之情寧可忘耶惟是數載落魄不可告人家累縈心亦非筆墨所能言盡雖郝公有慷慨投贈不吝千金之雅廢員自顧何以克當無故而獲千金恐犯
安貪守分是其本色
暴富不祥之戒即使鬼神弗忌於義亦無所取祗是爲利而動在郝公何取此利欲薰心之人而廢員方脫泥淖荷大人知已之恩未有絲毫補報忽又貪得

多金作又顧而之他所爲恐大人亦難免于不知人之誚此揆之於義而斷斷不可亦迈之於心而萬萬不安者也昨見郝公曾薦原任漳浦汪先生名紳文者十七載賢能浦令諸事練達兼以經濟素優曾調隨大軍安輯臺灣委署諸羅縣令將及一載北路民番情形尤爲熟悉此時尚客同安可以聘召立至幕府贊襄綽綽有餘廢員之行實可不必書生性習循在世路全然未諳戇拙倔強動攖諱忌恐與左右綱紀不能相合而況內歉者疑多有瑕者易裂驚弓之

說得斬釘截鐵

婦女亦知

君實何歉何瑕特甚言之以明必不往耳

烏弗處樊籠垢戾方除惡聲難受萬一隙末凶終反辜郝公此日知巳之厚意何如慎之於始得彼此兩全之爲善乎貧窮有命非人力所可轉移郝公有此盛情卽如巳受千金之惠倘天假之緣尚有經營四方之日自當力報大德不敢有負郝公以負大人也不揣冒昧披瀝肝膈伏惟垂諒若東婉轉代辭無使回籍廢員得罪本省大憲爲他日門庭之禍則感沐鴻慈非淺尠矣

赫然大憲肯於舊屬譴廢之員卑禮厚幣此古大

臣風度郝公之賢不可及也流離顛沛之餘尚非千金所能動義利之介辨入毫芒此儒者安貧守分鹿洲之品不可及也塵埃中物色英雄雖有力者不能奪此千載巨眼吐哺握髮之意氣鄂制府公忠好賢又高出尋常萬萬矣一舉三美文情亦峻絕可愛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臺灣海外巖疆幅隕遼濶（形勝利害）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廣野數其外四面汪洋萬里金湯之固也民番雜處奸宄孔多喜亂樂禍習與性成（人情）雖時際隆平亦難保百年無事（可畏）今北路土番狡焉梗法公行拒敵傷害官兵當局不能撲除反議招撫損威示弱殊爲非計（羽扇指揮却有岩岩氣象）大人躬膺　簡命總制閩疆旌節所臨邪氛自靖乃蒙不棄疎拙念及廢員既倍三請之慇欲爲後車之載弗能如命實切悚惶大人不以爲罪俾效蠡測條列此

行事宜及海外番民情狀雖紙上談兵（情詞婉摯）未必有當高明之採擇而一日知己山岳情重始終默無一言於心亦覺不安姑就昔時馬跡所經揆度情勢以當芻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機宜畧有補益則非廢員之所（老勁）敢知也

臺灣機括全在（扼要）廈門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切呼應便捷宜兼程赴廈駐劄彈壓先飛差星夜至閩知會將軍撫提併檄中軍副將賫捧印信率領辦事書役迅到廈門伺候一面奏聞

俟土番平定然後往駐省城則可以安海外之（加此方見）人心亦可使軍前將弁震悚用命庶合大臣綏靖封疆之體不負

聖主倚賴之心

土番頑蠢雖惡有限所慮客民附和教誘或乘機（時人未慮及此）攘奪我師難於兼顧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靜（老成卓見）然亦不可以安靜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地方不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騷擾驚惶之患併令有司密為

防閑稍有萌蘖立即除去倘一二無知與番同謀往來接濟許所親首報免其株連酌量酬賞則民人不敢有邪心番孽可勦殄也

上番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所慮深藏内山無蹤無影得苟延旦夕之命茲作亂者聞係大甲西大甲東牛罵沙轆水裏猫霧捒阿里史朴仔籬等社通共逆番不過二千人查猫霧捒至彰化縣僅三十里水裏牛罵沙轆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東二社止隔一溪亦與諸社相連皆在孔道

平坦之中惟岸裏山介在牛罵沙轆二山間中（熟悉形勢）有阿里史烏牛欄掃揀岸裏朴仔籬五社號爲山深險峻今官兵已到阿里史朴仔籬而岸裏掃揀烏牛欄三社尚無作亂是以臺鎮呂某遣令岸裏後壠土官前往招撫則野心未齊勢尚（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妙也）渙散可以嚴飭將弁奮勇撲滅尅限一月爲期務必蕩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將漸猖獗難制則軍法不可不肅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蔽體所至焚烈最爲機

宜但今發榮盛長有火難用其實夏日酷熱午後風發可用乾薪草引然長風鼓煽雖濕亦燒不可忽也林箐路雜險阻難行宜用近社番爲前導重懸賞格以番攻番（此法最善）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卓个卓霧等作亂北路叅將常太多烈糖煙銀布以啖岸裏番使擊吞霄遂平个霧即今之岸裏社番不與作亂者是也諸番惟岸裏最強掃揀烏牛欄亦在其內重賞之下何求不獲況所需不過紅綠色布糖煙食鹽木屐等類

未爲大費節左右稍遠之番無不可以智計驅遣在臺師之善馭之耳

番箭鏃如利刃鋒長五六寸或蘸毒藥百發無虛宜用木盾禦之（此最緊要）盾式高與人齊用兩板湊合如屋脊然内結繩紐可攜可佩中藏棍柱一條釘以鈎連活鐵使可撐持植立左右酌開銃眼以便施發鎗砲兩盾並行見敵則合一人執盾止持短刀兩砲手鈎鐮鎗隨之而行若遇番多則諸盾皆合如木馬營壘之勢左右藤牌輔翼鎗

砲連環勢不可當凡番箭皆着盾上則彼技口（番技止此一破便平）窮可一舉藏滅也

山深番野全賴砲火震疊弓矢之威非所畏也宀多用砲手併於厦門製備火藥鉛彈遣官運赴軍前多多益善有餘則存貯臺庫為鎮營他日之需不可限定其時已發千斤其時發幾百斤（切中時弊）惜小費而悞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兄海外軍機乎時人通病所宜切戒

大兵勦逆逆番不得耕種則絶糧甚易接濟宜防

而鹽鐵二件尤爲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用箭鏃二者急需比糧更甚向皆漢民及外社狡番私藏鹽鐵陰售重價今既作亂則此等亟宜杜絕留心訪察厲禁而痛懲之無接濟之人則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務也（似緩而實急）

旌節到厦宜遣官赴臺宣示威信條敎號令煥然一新併賞捧令箭督催進勦以熟悉風土有膽畧者充之卽留軍前聽用

如詔安營守備林君卿水師提標中營千總楊瑞皆前此征臺出力

之人。而林君卿汎守半線。即今彰化縣地。逆番情形尤所習諳。二弁皆頗有忠赤幹練可用。若令赴臺隨師。當有裨益。併軍前一切行徑機宜。許其不時密稟。亦可以防壅蔽。

某官素稱勇敢。臨陣肯前。辛丑征臺。甚爲出力。今屢次損威。似見小敵則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息（道破世情）於官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少恩及傲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難（愛惜人才保全甚大）得。不可遽行糾參。但留心駕馭之。到廈即作手

札極稱其前此功能併以見吞責成危詞悚動使之激厲奮發有善必奬有過必規推誠置腹（如馭惡馬使日行千里而無踶齧）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常在背而又心感寛大王成之恩則尅日奏功不難矣（方妙）

山谷最利土兵召募壯丁隨師殺賊亦良策也聞臺鎮募得三百人人日給米一升小錢二十不數日散去二百餘人此必然之勢耳一月六百小錢週年不過四兩未及伙兵半餉何能得人（體貼人情）死力且曩歲壯丁征臺臺平之後制府盡檄裁

去求一名糧不可得斷斷怨恨賴臺鎮沉檄不行力為詳請眾心始安迨允給名糧又分發入郡離家或數十日不願就餉者多矣嗣是眾心灰冷莫肯復蹈前轍今若欲用壯丁宜稍加之情意日給畧為寬裕開誠布公如手足骨肉之（如此鼓舞自然用命）親切事平之後計功擢用下者亦安頓名糧無俾失所使有依戀之心則人人皆可用也

海外千里洞然在指掌間燭照數計老氣無敵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得潮州家報具知憲駕臨潮存問鼎元之家賜米盈倉嘉殽旨酒羅列滿庭重以手書慇懃稱許逾量捧讀之下惶恐殊深自念窮阨廢員饑寒乃其分內（情詞宛轉）兩載士民供給已覺赧顏繼以全郡同寅上官周恤又逾一載正在慚恧無地欲爲還鄉之謀何期西江之流激自天外憲恩廣厚一至於斯夙夜思維不知將來何以爲報也（四句上東完謝惠之局）東望三山再拜稽首匪敢言謝用誌隆情近聞臺北土番復有崩山等社猝至彰化縣治

騷擾作孽此曹不知寬大之恩欲以毛髮試洪爐之（似討罪檄）焰自速其死無足矜憐冬春沙轆之變兵威未振招撫遷行竊已疑爲非計謂當消釁未萌免動兵戈則可旣已勞師兩月弗能取勝然後招之使來似示怯（如同燭照）弱養成驕恣固知不能無復起之患也爲今之計宜（聖人）大震軍威連根撲滅使他社番彝知　國法萬不可（不易）犯然後一勞永逸臺鎭請兵三千之意想亦如此似當稍假便宜使之奮勵立功多繼砲火以足其用更製木盾以禦藥箭焚山烈澤直搗幽深廓清亦易易

耳但飛咨內地調兵三千似覺招搖是也耳目或滋胥小之疑不如在臺招募土兵倣戚繼光分號編伍兵法一日成軍之法召集易而成功速蓋山谷崎嶇官兵不如民兵之利選擇精壯雷厲風行隔海千里不如就地因地用兵就地取材最爲高見取材之捷也或以事平之後有易集難散之虞則北路地方千里兵力本弱安居無事尚且宜議增防況今逆番出擾已有明徵亡羊補牢寧能稍緩斷不容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之兵此當改設遊擊增兵五百無疑也改營增兵最爲要緊去歲閱邸抄有淡水同知

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弘昌失事何以乃在沙轆必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居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彰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脈相通似應請

竹塹要緊

旨特設叅將一營兵一千同駐其地棊置村落招民開墾計竹塹埔至鳳山崎寬平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向以無民棄置致野番出沒爲行人患若安設官兵則民不待招而自聚土不待勸而自闢歲多產穀

閩省人稠地狹此着尤爲

（最要）十餘萬爲內地民食之資而野番不能爲害矣二處添設之兵皆當另募然後內地防汛不至空虛宜一面奏聞一面募用先得新兵一千五百名協剿番（正是）逆廓清更易古人搏鼠亦用全力不肯以其卜而忽（爲此）之部覆准行之後卽以分防兩營照在臺各營例年滿內地撥換或將竹塹一營屯田（屯田一着最高）俾立室家作土著與各營班兵爲主客相維之勢尤防範之最密者也

方今西陲用兵（老成卓見手段狠辣）宵旰厪念東方海外微蕞疥癬以大舉速滅爲要不可欲圖省事反致蔓延大人妙算

神威必有出人意外非廢員所能窺測但感佩盛情不覺自忘其固陋欲妄抒千慮一得之愚惟大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受人一惠卽爲借箸前籌何相報之厚也海疆措置已如指掌文之雄健老辣又不待言

復蔡宗伯書

去歲吳川蔡遊戎潮陽趙明經先後賫到琅函慇慇慰藉風塵勞攘久未札復未審閣下近來起居何似

可羨在道德不在名位

數百載正學之傳十餘年師傅之席道明德立自足千古他浮雲不足道也某迂拙書生未知居官之道輕革陋規一切公務捐輸皆稱貸之親朋以致上官罅漏不能代爲彌補又妄意公忠爲　國弗思投鼠

却亦可以無悔

忌器禍及身家亦固其所若非潮民情重米肉薪蔬

可感

此着大狠

供給兩載則已不免溝中之瘠況又平空飛贓壓使

沉淵若非士庶齊聲樂輸投匭上官同僚傾囊集腋（畢竟公道自在）則亦難爲負山之蚉邀天之幸得以了此此實鄙人夢想所不到者然自以不能見幾遠害致累人憐日扃柴扉不欲與時酬應冬間閒遊至省遠近聞風咸（秉彝好德之同）來識面二千里外名姓未聞亦有相思迫切遙致慇（非大君子不能如是）懃之意分俸饋遺必先以正人道達誠悃聲明其金來歷出自 國家養廉非從暮夜所得亦非因仍陋（惟伯夷能知伯夷）規敲撲而致是謂必伯夷之粟乃可以食陳仲相待固甚不薄也今春以部檄既下復至羊城請咨回籍

甫登江岸已有良朋預設館餐門前車馬大不冷落（小心極是）念非罪廢所宜恐招時忌將往香山以避之紛纏五六日不得出門已爲中丞聞知懃懃款款召致幕下因思虛名爲取禍之根曩歲居官受祿廉能是其分（非閱歷之深不能道出隻字）内名譽太盛遂罹凶災況今虎口殘生流離顛沛之餘所至傾動達官奔走士庶無因而受人財物若以（此亦可慮）其身爲溝壑又加以不肯輕受之美名若以其納卻（此大可畏）爲褒譏羞慚惶懼將來禍患不知何所底止乘茲幕府深沈可以一人不見遁跡藏名他日密行言歸亦

善全之一道也是以深領中丞公之誠不復辭讓二月望後來茲晨夕讀書不廢并長兒雲錦亦呼以來新舊文集俱付梨棗知己之感何日忘之莫春月杪制府郝公有移督閩疆之命過聽羣言欲爲後車之載再拜固辭郝公眞誠懇切聘以千金請至八次極（肯道又便是大君子況一片眞誠並非飾說）道前年審案乃因初到未諳爲藩臬二司所悞曾察其誣作札傳撫軍商謀昭雪撫軍受人掣肘復札見在鄙人不勝惶恐感佩隆情但閩省父母之邦嫌疑所在不得不辭邇日靜坐清齋催促剞劂近期於六月

竣編七月杖策言旋將爲深山老農圃從事（有事做）宋史之
役矣出處聽之當途是非（正己而不求於人）從之百世雖不敢矯語高
蹈員爲　國爲民之素心（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學問）亦豈能仰首鳴號邀嘷蹴
嗟來之遇合樂天安命不存一願外之見而已山林
草野隨在可報
君恩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則報在一
鄉使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忠信（此意無人敢道皆由本領不濟）陰消其僭上作
亂之芽蘗則報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棉陽
學準公案偶紀二書遵命寄請台教鹿洲初集未成

亦附入卷奉閱所不以就正他賢非慢也以其類於
足見人品之高
自炫乞哀恐貽瓜李之口實故不敢也難後著述皆
爲石室藏深之謀無心與前達巨公相質証濃圈密
點槩不删除望閣下代爲藏拙焉
於患難中見世情之厚知吾道尚屬可行於盛名
中慮禍機之伏知世途亦大可畏後幅入山一段
是用行舍藏守先待後眞本領非時賢所可與議
也

復顧太史書

趙子自京師來具已出門數日矣歲臘旋潮始接翰敎兼讀佳章自愧不才蠖屈天末執事高居廟廊奚啻雲泥之隔七千里外垂注慇懃風何古也既又聞執事忠愛熱腸近今罕覯深爲 國家以手加額丈夫遭時遇主不竭忠貞以圖報豈有人心者所爲而世俗迂之反謂僭妄不必此其今日所不能忘情於執事也黼扆求賢若渴原欲擔當世道非僅全軀保妻子之臣安有乘人之車食人之祿尚視公家休戚

滿懷忠赤

此語無人道及

若秦越瘠肥之理哉不才寒賤幸荷
聖明特起畎畝知遇恩深雖木石亦思圖報而謂能
恝然乎一圖報 國禍及身家蔬水蘗冰之操持幾（忠臣義士對之淚下潸然）
與九江戴子同作千秋之贓吏痛心疾首此恨何極（窈冥晝昏）
雖五嶺以南童孺亦知見諒而京師萬里僅傳封章
衆口鑠金誰信此中尚有寃抑是以每有感觸不覺（參可殺人市有虎孰從而辨之）
叨叨難窮既又靜思已過報 國之心太切未知事
上之方亦有許多不是自招其禍者磨鍊挫折之後
始知涉世多艱而愚戇之不可爲執事不厭煩瀆請

端坐而聽之不才涖官之日核計潮邑陋規有漁船
換照一千八九百兩保正鄉約給照一千六七百兩
概爲革除在當時口碑載道幟碣高標自以爲得之
矣不知禍根已肇于此一則地方公事難爲無米之（閱歷世）
炊一則縣令冰淸誰甘饔飧之日大不是者一也惠（故之言却是情理不易）
潮觀察樓公買運西穀一萬四千餘石積貯潮陽運
官船户沿途盜賣復買粃穀攙和應爲賠補三千餘
石此亦屬僚事上交際芹曝之常（好個常禮）慢逞聰明擿出侵
盜賍証置盜賣船户于獄請追不思投鼠忌器大不

是者二也樓公相待有禮已召運官范仕化當前切責又和顏勸釋監追諸人止令虛出倉收流交後來（此是巧宦心傳如何便）新令即使新令不受自有樓公制壓無端援引（學不上）上諭聲聲　朝廷倉穀不敢以有名無實自蹈欺誑（大忌諱）縣令知有　朝廷觀察寧獨不知大不是者三也縣令有法上司有權通詳監追究竟何濟追碾發五營（可見不如及早代賠）餉米弗能尅少兵糧則代賠一千二百石解組交代署令弗接則潮陽海門達濠三營兵丁惘其受累願于月餉三七搭支一年配訖尚有水泡爛穀碾米成

反署令陳君與其分賠八百石陳君再交新令閔君帯接陳閔二君又分賠四百石是其前日不賠至此亦賠一千六百石無故而累陳閔二君分賠八百石（此累尚不妨至累兵丁則苦矣）又累三營兵丁搭支虛數八百石何如慷慨獨賠之爲愈既可結上司歡心且免窮兵受不飽之累大不（是也）是者四也被參之後當悔罪投降托人排解奈何忿忿不服遣家人赴京告愬非惟無益且反觸怒撫藩（亦是天意）必欲置之死地而樓公既晉臬司事權在巳兼倚多（可謂）助可以造無爲有盡翻府縣審案會鞫堂上厲聲切

（無王法）責京怨之非亦有明明直告要罰（罰得奇）認贓者云汝自不承我曹止管寫上汝到制臺反供若駁下來則以三木斃汝矣迨督審全誣郝公因此不行駁訊作書（苦心）撫軍商謀昭雪諸公把持不可是某一舉之干衆怒雖制府燭冤亦不能救大不是者五也在官欲擅清名人必加之惡名到任即革陋規反爲去任罪案（三語破的）向使陋規不革則罪案無自而生乃自革除之後諸事襟肘戰船砲臺營房西穀脚費以及上司新春執事鋪設修理衙署種種捐輸不得不借支平耗答辦比及

交代將成虧空不得不告貸親朋支吾還項積逋一千五百餘金將來作何清償而且離任以後嗷嗷懸釜受士民供給者兩載（此風已古）兼之樓公飛贓一千六百餘金若非潮普士庶倡義樂輸上官同寮傾囊集腋（此風更為難得）則削骨不能完百分之一早已投荒去矣博一日之清名累民累官累及親友大不是者六也諸累皆屬尋（此累更了不得）常不過目前之害惟漁船一定換照必令漁民增課以實之而潮陽一縣歲增一千五百餘兩矣又累及鄰邑惠來歲增五百餘兩海豐歸善共增四五千兩

在歸善原有換照乃奉藩司批行公用欲加之罪不得不重累漁家某在潮陽一照不換已經承審府縣召集數百船户驗照訊供並無在某任内換給一紙此等案情如何累及船户且海豐惠來有換照耶何以不行參追無換照耶何以亦令增課通省漁船不（何辭以對）增何以獨增二邑公耶忠耶二者何居焉是某革除陋規之一失致爲上司盛德之大累大不是者七也

昔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某今者亦有類于（此則人之不以及）是人謂樓公害我某獨謂樓公成我何則樓公於我

有活命之恩有教誨之益助我多矣潮陽當饑歉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民間逋賦甲于粤東盜賊遍野水陸道梗口收民詞一千七八百紙黎明視事漏下未遑晨餐則終日不食也秉筆達宵鷄六鳴而後就寢則終夜不寐也如是者十四越月無一日一時之間斷心血耗枯倘再半年不去則勞死矣因茲患難乃得全生此樓公之賜也當時欲靖地方治賊過嚴則有之將加以酷亦不敢辭若以一塵不染之愚清而欲汚之以贓已爲衆人所弗信乃樓公卽舉最

奧奇

此活命之恩卻是眞的要呈

第功

不信者以加之所叅六欵一爲漁船換照以一照不
二款不待辨
換濫任卽革之陋規被叅于一年兩月之後不知其
誣者誰乎一爲勒詐鹽規潮商歲例二百八十兩某
原無意裁革因每歲八月爲期預收次年規例某以
十月蒞任已爲前令魏君收去六年秋冬公出新例
未及催收並非矯情不受當時縣令未給養廉應留
此項辦公至雍正七年院司增民火耗每兩一錢七
分各縣始有養廉上憲愛惜鹽商歲爲節省二百八
其何說之辭
十兩何以不惜邑民歲增耗外之耗二千兩竊所未

解即爲前官受過亦可不辭然而張冠李戴不知其（二款不待辨）
誣者誰乎一爲勒詐銀匠二百八十兩各縣解糧到
司每銀一千藩司庫官三兩庫吏二兩貼平二兩門
役執事水火轎傘夫二兩潮陽係銀匠自行料理縣
官不得而知此項是否貪贓當問藩司官吏及經手（三款不待辨）
餽送之人而亦借此以爲縣令之罪案不知其誣者
誰乎三款命案詐贓審皆全誣又額外造出劉公喜（後三款樓公亦自認誣尤不待辨）（即所罰）
三十金罰使招承劉公喜乃因貧無食妻嫁三兩女（罰得奇）
賣二百銅錢之案豈是有三十金可以無故行賄之（亦不待辨）

人不知其誣者誰乎諸誣皆顯然易見（自汚）不待一語辯白而樓公將審之日先集欵証內堂教供庭鞫之時証人皆已心記嚴刑疊夾不能造無爲有畫招定案之次日又密致欵証許錫萬于內室刑威酒殺誘迫（可謂盡自汚之量）兩日勸飲盡醉點頭報効樓公安心結撰同事大喜（亦）其能及制府堂上問及贓數誰供則向之貪酒點頭（誠）者亦稱無有郝公再三嘆惜但以同寅協恭不便爲一縣令而傷撫藩臬三人亦無如何是以全潮士民通省守令皆不以某爲不肖聞風渴想欲識一面分

俸饋遺必聲明其金來歷惟恐不受此皆樓公一片自居花嘆
以題君子之名情更可感
苦心不惜自汚其身以成某之名乃能至此觀其羅
織罪案時揭陽令陳君微言樓公笑曰藍某居官何
嘗不好但不宜待我太無禮我怕他殺我由其言思
之則某平日性情舉動必有甚可憎嫉者此樓公之
敎我深也少孤學陋長爲飢驅望先哲之門牆而却
步所最皇然抱愧者一行作吏學殖日落使安常處
是眞學問人語
順終老簿書錢穀中後雖悔之其何及乎解組之日
好快活
一夜酣睡明朝即理故業寒窗土室讀書撰述于今

三年所著棉陽學準五卷公案偶紀二卷鹿洲初集二十卷雖未必可藏之名山庶幾聊存高吏洞內俟百十年後之覆瓿倘後此學問稍進則樓公之助我大矣自笑從前凡事迫狹居官以廉爲絕頂全不知（此是才人通病）人情世故獲戾親友豈可勝言不知原思辭粟聖人尚有鄰里鄉黨之諭范文正公亦以不恤宗族無顔入家廟爲戒既已廁身仕籍不能營半畝祭田且併住屋而寄之其於祖宗已不可言宗族親戚無不怨（句句切論）望宦遊過客待若春冰使親朋亦皆如此則一千五

百兩之債向誰稱貸使官場盡皆如此則數年奔走安所得食一千六七百兩之贓作何清完此等之類刺謬甚多倘一官不得下場則狹隘到底不悟將胥天下而爲食壞飲泉之蚯蚓怨詈遍于家鄉望門無投宿之處（可見樓功之大）非樓公教誨寧有瘳乎鄙人不德累及上官橫示教戒以玉于成孟子所謂生于憂患增益其所不能者（實在得力）流離顛沛之中無非君子進德修業之地寧敢稍有怨尤哉從玆入憩山阿躬耕自樂存吾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心服膺夫子隱居求志用行舍

藏之學茂樹清泉亦可以不孤矣執事遭際方隆將大行所學以擔當世道爲己責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則鄙人在高叟洞中所聞而抵掌大快者也勉之

章法照應

平心和氣引咎責躬是從動忍衡困中得來而前此潔清之苦天大之寃已令見者切齒咬牙欲請上方斬馬劍戮妨賢病國者于市矣流離顛沛之中視爲進德修業之地此是聖賢眞本領

再復蔡宗伯書

六月望日連接閤下手書如薰道德不勝厚幸繼聞賢夫人仙遊挈子女二幼與偕爲嗟悼者久之中年喪偶昔人所悲況有賢德又嘗同貧賤前後兩月牽連二幼宜閤下之難爲情也時運當阨未如之何（有命有數悲傷無益）（想到此處便當視爲萬幸）君子達觀不追既往安知非造物眷德擇其輕者以相畀而凶咎之來反爲後福之地乎凡事作退一步想便覺海濶天空於心無所凝滯閤下識見高明固無俟淺人饒舌耳不肖曩年飛禍在人刀俎之中羣虎

齊虒欲殺欲割彼時豈敢復望生全亦惟修身俟命（此是聖賢）以靜安之學處之圜扉土室危急存亡之秋視爲大（眞本事）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遂覺增益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假使怨天尤人悲傷哭泣其不死者寡矣今雖云事久論定公道具在人心然事不伸於廟廊之上而（此慮極是惟深于閱歷者知之）論私定於草野之間眈眈不遠安知弗反爲禍之伏是以戒謹恐懼暫依制府幕中遁跡藏名急急圖入山之計閣下摯情關切不忍其終老蓬蒿加以少保鄂公尚望白駒之賁賢相吐握千載難逢理宜遵命

束裝急圖報　國但某中夜以思形迹有所不便奉
旨放廢當安農畝不應潛入京師有違禁例况人言
（此是必然之勢）
可畏將加以鑽刺之名萬一賢相汲引同升諸公則
某鑽刺二字一生無以自白如其依然故我仍歸林
（此更勘破人情明白痛快）
皐進退兩無所據又將加以鑽刺不入徒勞往返僕
僕之誚此揆之已而有不可也少保公忠爲　國汲
汲薦賢此今日景星慶雲爲　國家隆平之瑞然不
（當軸者宜書諸紳）
可授人以求則得之之名不肖旣蒙知己豈可躬自
求之以爲知己疵累君子愛人以德亦有所不可也

不肖草茅下士受
聖主非常之恩未能有毫髮圖報夢魂耿耿寧忍須
臾忘之奸回黨人欺 君蠹 國橫橫擠墮之於淵
豈不欲攀閶闔而望見天日但遇合有數非人力所有進禮退義之
學在可強為仰首鳴號冀有力者哀其窮而轉之清波又
似非君子之道是以寧入深山聽天由命躬耕食力原未矯語 高蹈特欲待價而沽
以待遭逢用之則為 國馳驅不辭勞瘁舍之則讀
書著述終老不見知而不悔後世尚論者曰其不用
也天下惜之則光榮已多諸凡可以藏拙矣閣下以如此亦未嘗不可

武鄉爲擬以緼袍不恥爲高其不肖何敢妄希古人但武鄉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可爲百世之師其平日所服膺者蒞官以來未嘗製一衣一絲自奉妻妾竹釵布裙未嘗以一分金銀爲簪珥被帳百補百爛至（俱是實事原不欲人知之却亦可以不諱）今未嘗更易幼小諸兒俱皆衣不蔽體安所得緼袍而衣之然捉衿見肘聲出金石實不知世人文繡之（胸境實在不同）爲榮雖日遊餓鄉入室陶陶未聞交謫所謂澹泊寧靜家人婦子皆能之（難得）庶幾於先哲無愧然不忮不求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可知

固不服賊殺其親皆征討所不宥征之爲言正也（昌言）有罪當正不廢荒遠六合一家豈容蠢動方隅倖逃王法之外青海部落僻處西陲

聖祖仁皇帝廓包荒之量封查什巴圖魯爲王及其昆弟皆膺顯爵是宜悉心效順頫首帖耳優游食飲於堯天舜日中不應尚懷悖叛萌辜恩負義之想也三十年來中藏不軌（序受恩之厚）

聖祖以其反逆未彰姑置汪洋大度之內

皇帝嗣位更加優容而羅卜藏丹金怙惡不悛自殘

骨肉脅鄰羌作亂侵擾邊陲今乃命將出師往撲滅
之授方略於深宮決制勝於萬里雲屯用命賈勇爭
先癸卯初冬大師敗賊數次羅卜藏丹金力詘不支
附逆番羌雷轟電擊脅從貝勒台吉等俱皆歸誠青
海醜類顛連膽喪不能復集矣
轉筆俱古
皇帝曰除奸務盡其靖根株復命以兵搗巢穴甲辰
仲春遂破賊巢禽逆母及同惡渠魁吹拉克諾木齊
等斬獲巨萬牛馬器械山積羅卜藏丹金從百餘人
逃竄我軍奮力窮追復勦阿比者三千餘人盡收其

輜重人畜逆賊竄處衣婦人衣隻身遁入深林委命山谷大師以三月朔日凱旋捷書至天顏大喜推本
聖祖仁皇帝厚德遠猷培養將士感恩奮勇以及在天默佑克奏膚功之由禋祀祭告大沛殊恩
皇帝文德武功超邁今古善則歸親仁孝至矣命將則知人善任恤兵則解衣推食邊塞肅清烽烟永靖遐荒番部罔不尊親太平之期永永無極誠宜播爲雅頌以咏歌聖德如古所云鋪張對天之鴻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臣閩海愚賤學問譾劣然嘗從軍臺

雄壯

總一筆神力盎厚

灣躬歷行間深知疆埸之苦又以生番四出戕害人
民多方百計綏之以餌懾之以兵備悉醜類馴服之
難事定還山讀書著述卒以貢入京師得於辟廱恭
逅聖駕圜橋聽講稽首而獻視學之頌復逐隊臣上
入朝太和殿始終成禮前後蒙賜克食帑金蓬蓽書
生遭逢異數臣雖下第南歸亦足以耀於田夫野老
茲復際西師大捷青海蕩平幸得親覲堯舜之君千
載一時治定功成之會豈敢以筆墨荒陋爲辭輒依
古江漢常武作平青海雅三篇拜手稽首以獻

歌頌朝廷神武以揚威於疆外庶使逆豎裂膽邊陲永奠非徒潤色太平已也昌黎平淮西碑文此爲嗣音

臨雝頌序

皇帝覃敷文德加意作人元年特開鄉會兩試復命
學臣考選行著鄉閭學通經術之士貢入成均以廣
厲人才陶成俊造雲漢章天至矣盛矣二年春躬耕
耤田大采朝日庶政具舉百度咸脩乃遵古典制行
臨雍釋奠之禮重學也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
先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祭先師先聖漢唐宋明
以來代多英主尊養老更講經論道烺烺炳炳潤色
皇猷未有誠心實意鼓舞人材如我

皇上者道德高乎古帝而學問勤於儒生無書不讀揮翰如流樂育一世之英賢日命九卿大臣各行保舉龍蟠鳳逸起泥濆而登青雲復念京師首善之區太學爲四海人文類聚之所將使蘇湖安定之學復見於今諸生經明行脩文章氣節經濟理學之彥彬彬蔚起慶澤播於無疆淑問揚於中外此臨廱視學之舉所由來也臣鼎元株守鄉學二十餘載整齊風化之思徒垂著述之空文自念歲糜廩餼無一毫有補於國家故嘗從軍臺灣綵贊機務握管草檄無非

哀鴻傑鼠之篇紀事直書亦同稗官野史之陋歲餘海外學殖荒落歸來鍵户讀書幸際維新景運學臣奉命選拔以臣應貢辟廱臣伏讀邸抄見

皇上用人行政事事超越前古推心置臣下腹中洞悉民生利病若燭照數計臣不勝懽欣蹈舞謂堯舜在上何幸身親見之比來京師又幸逢臨廱盛典臣得匍伏道左恭迎聖駕大禮大樂圜橋門而聽觀遂復逐隊臣工始終成禮草茅愚賤榮幸曷極敢不奮勵濯磨以期無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伏惟臨雝大典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皆親行之

皇上至孝天成念念不忘繼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亦以孝治天下之一也臣鼎元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而颺頌

一團忠愛流于尺幅氣象之崢嶸又其餘事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序

我皇懋昭敬德合撰清寧凝大寶以迓天庥覆載所及日月照臨之地罔不瞻被光輝顒首向化如衆星之共北辰也旻蒼眷念謂爲千古不世出之君將俾遐福受茀祿休徵嘉瑞悉集於厥躬於是不愛道不愛寶膏露醴泉和風甘雨年穀順成河海清晏四靈爲畜重譯來朝巍乎盛矣聖脩日茂天眷益加謂此千古不世出之君其錫而嘉祥必高高在上極千古不多見者庶幾稱厥德焉以

皇帝赫赫明明洞矚民隱有太陽中天之象清暉照（萬斛源泉隨地湧出合）遠圓澈可親有明鏡在天之象燦爛八極萬管難窺（人目不給賞）有搖光布天之象明德慎刑陽剛與陰柔互濟有日月並明雙璧符合之象敬五事協五行既曰貌曰言（比配精湛）曰視曰聽曰思之並懋而不忒亦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之交脩而無閒有五星蟬聯纍纍如貫珠之象於是上帝卽以我皇之德播爲天瑞以彰之靈臺（拍合絶大魄力）之官占驗推測奏雍正三年中春二日庚午晨雞方唱玉漏報寅日月會于營室五星並躔娵訾之次合

璧連珠曠古不多見也太史大書于冊以昭示將來

禮臣拜手稽首請御殿受賀

皇帝謙讓不居歸功

聖祖遣官祭告寢陵願與天下臣民共享無疆餘慶大

仁孝之思溢於楮毫

哉聖德蔑以加矣賢才登進歸培養於先朝荒裔擴

清溯遠猷於昌後慨聞優見於今三年日麗星輝動

輙憺念以千古不世出之孝思凝千古不多見之祥

符綿延曆數永享太平知與天地同無極矣小臣何

幸躬逢盛美敢賡復旦以紀重華

雲開日朗陰翳盡豁擅長卿之藻而削其豔彬彬乎質有其文也其關照處亦有璧合珠聯之妙

河清頌序

皇帝御極之四年丙午冬十有二月黃河澄清自關中而豫而克而徐淮上下二千餘里瑩澈三旬日至明年丁未之春湛如也於時天下臣民咸懽欣忭舞以手加額謂黃河千年一澄清爲盛世厤嘉之大瑞書契以來實所罕覯相傳聖人在上乃克有之今以皇帝聖德膺茲難得之祥宜播絃歌垂史册以昭示萬世臣伏思天地民物一理一氣至誠感通如影隨形惟皇衷懋建其有極斯清寧昭著於上下瑞應

直溯大原扼要在此四語

之徵非偶然也 臣謹按禮經聖王用民必順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有膏露醴泉器車圖馬鳳麟龜龍之瑞而又申之曰聖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可知天瑞之來必由人事禮義信順卽爲稀世之嘉祥惟其有之是以應之自古及今未有無其實而能徵其應者 臣又按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來至者以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則斗極明日月光德至地則嘉禾

是一篇柱子 天人相應

生蓂莢起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德至淵泉則
援据鑿確其色蒼蒼其光蔚蔚風格純粹
河出圖江出貝乾鑿度曰天降瑞應河水先清又可
西京
知上帝無私惟德是眷苞符彰兆必歸之承天順理
調和陰陽之大君亦未有無因而至者也我
皇上心涵太極道備中和法乾坤之情定民物之性
氣感名同體相關是以精誠所格上通帝載每有
郊廟祀事乘輿出入無不天霽日朗景色和舒或四
方小有水旱則深宮齋戒感動天和時雨時暘應念
俱是題中應有不徒以渲染見長
不爽祥風至瑞雪零日月五星呈聯珠合璧之象此

所謂德及天者乎躬耕耤田勤求民瘼以如傷若保爲心蠲租減賦平糶給賑至于三農告豐嘉禾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九穗之奇又有御苑葡萄辛夷種種珍異此所謂德至地者乎仁孝誠敬善繼善述是以祖宗陵寢靈著逾丈芝草蕃生此所謂德至山陵（分應俱極）者乎（穩稱）聲教四訖海不揚波江不溢浪河不驚瀾而且運道深通畿輔山左開鑿河渠收水澤營田之利此所謂德至淵泉者乎（大氣盤結脉聚筋團不見其針線之迹）於是昊蒼之眷顧日隆謂聖德山高水深彌天際地常錫古今極難之上瑞以嘉樂

之俾億萬載享永清之福千百國慶大澤之長爰命
河神澄泥汰濁特垂清淑以耀乾坤此所謂天降瑞
應河水先清者又若合符契也河色黃赤呑納百川
揚波鼓浪猛迅湍急開闢以來未有能使之清者卽
史冊所記極盛之時或清數十里數百里不過一日
二日三日未有渟泓四省至二千餘里之遙經二三
旬日之久而未艾者也良由我
皇上清明在躬上下同流其存于中者無欲而靜虛
字字精瑩無一浮語
居敬而動直心事光明豁達洞然無一物之能蔽其

發於外者智周萬物而明無不通道濟天下而公無不溥庶政源源本本沛然無一物之能淆是以大化潛孚氣機在握雖極濁如河亦轉靈明之象焉夫黃河源遠流長上通天漢下湧崑崙蜿蜒萬數千里而（渾淪浩瀚充實不可以已）注海若亘古無閒斷之期黃河清則天下皆清此我

大清萬年福祚靈長之瑞也是宜播告八方御殿受

賀以敬迓庥祉

皇上謙讓弗居歸美（敘次清晰）

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豐功駿業燕天昌後之隆祭告

景陵彌深繼述又遣官崇祀河神增脩德政嚴恭寅畏之小心賢于升中告成泥金刻玉者萬萬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前史且誇爲美談況我

皇上受天之祜得瑞若驚嘉貺駢臻乾惕方懋放勳之欽明恭讓重華之溫恭允塞臣何幸身親見之旣稽首稱賀又早夜以思天聽聰明天心仁愛夫豈徒

奇思濬發令人目

徵瑞于河用彰聖德無亦有勗我臣民洗心滌慮之

不給賞

意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性皆善至淸至明非如黃河之本性而濁也氣習之染物欲之蔽雖或有時

決堤防而不分涇渭然平旦清明之氣未嘗不存非若黃河之水土比附交融固結而不可澄汰也本性

精理爲文光彩四映

而濁者尚可以聖心所感而澄而清之比附融結者尚能以聖化所孚而淘而淑之況本然至清至明之

黃河千里而一曲

皆善可任氣拘物蔽之濡染而不奮勵濯磨以無負聖天子清明之治哉從茲天下吏治咸激濁揚清以澄肅相崇尚天下士習民風咸潔已自好以同流合汙爲愧恥則禮樂可興風俗可淳長流慶澤垂美無疆我

皇上顧而樂之謂河清之爲祥大矣此之謂人不愛
其情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同爲大順大化之實也
臣不敏願與天下臣民共勉之因拜手稽首而颺頌
吸經之髓擷史之華其碎引處如珠之走盤其整
收處如金之入冶勢將操而復縱氣欲斷而還連
體精詞蔚突過匡劉多矣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有宋熙豐以前閩人未知理學也自龜山先生載道（尋墜緒之茫茫一起見龜山開創全力）南來遠方之士遊其門者日衆閩學駸駸然盛矣一傳豫章再傳延平而後紫陽夫子集厥成焉當時後先輝映炳蔚天南若劉胡黃蔡眞陳李廖諸君子難更僕數伊洛之學至是大明如太陽之出扶桑照耀天下無不見者鄒魯而外推閩儒爲獨盛龜山先生之功不可忘所自也（頓往）今

天子重道崇儒御書程氏正宗賜扁於先生書院正

學重光萬世一時敷天薄海之士孰不思蚤夜濯磨
置身聖賢之域哉聖賢之道明於程子而先生傳之　總括源流
聖賢之道備於朱子而先生開之先生固吾道之津
梁也舍此而他求別無所謂正學矣先生之學言仁
言義言性善言未發之中推本孔孟之說發明中庸
大學之道有功於後世非淺少年登進士授官不赴
與游定夫立雪程門固已知其志道眞誠置爵祿宴
安於度外及其出也浮沈卑位四十餘年不求聞達　極力闡揚
而德望日重士大夫翕然尊信之至於高麗亦問起

居則先生之聲名洋溢宇宙如泰山峙目雷霆轟耳荒裔絕域之人猶知尊慕獨於朝廷之上不見不聞良可悲也晚居諫垣纔九十日安民備邊之策纖悉必周責宰臣不忠罷奄寺兵柄乞誅童貫姚古論割三鎮黜安石王爵去配享禁三經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其剛毅正直經濟設施規模次第難進易退之高風皆非他人所能及使欽宗盡用其言置之輔相(當年)之地得展平生所學以扶大厦於將傾或可無青城(憾事言之心愴)之禍卽不然而高宗能用之爲中興賢相與李綱同

心協力天下事亦未可知顧乃退隱山阿淪落終老天不祚宋抑欲使著書講學爲閩中傳道計耶蓋嘗論之熙豐以前閩中學者如草昧之未開先生初闢灌莽披荊棘樹幟指迷招誘後學未幾而大儒接踵遂與濂洛爭盛吾道之興若彼其易也（喚起人睞）今之閩猶古之閩也學者當禮明樂備之日生大儒講學之鄉逢聖天子重道崇儒勤求正學之盛前有可循後有可繼無先生創起之勞而有取携不盡之樂茍能實用其力于身心性命之地察識體驗于人倫日用之間

以聖賢之絶業轉移世道人心其觀感而興起者不
知富何如也余承中丞公命叙次先生文集問之剞
人因附數言爲序

閩爲有宋眞儒藪道南之遺澤長也掘龍門而決
大河墨瀋應與俱流矣

兼山堂遺稿序

兼山堂遺稿吾師四明廷尉陳先生作也先生歿而令子子厚裒其平昔所爲詩若文遥寄二千里命小子鼎元爲之序小子再拜卒讀泫然流涕曰嗚呼此先生精神心血所萃焉可作文字觀哉（勁氣無敵）先生由翰林出宰吾邑十有三年强教悅安民忘疾苦調南靖一年内遷主政擢侍御叅銀臺復由鴻臚晉廷尉三四年間皇華鞅掌出入大海汪洋馳驅于南楚西秦（盤鬱磅礴）蠻烟瘴雨荒沙廣漠之外撫賊勞軍賑恤災黎靡不焦

心苦思宣上德而達下情以匹夫内溝爲己任曷嘗沾沾于語言文字冀垂不朽哉雖然經濟者文章之（一語千鈞）大本領也佔畢小夫敷衍風雲月露之詞花鳥禽魚之狀自以爲雕肝琢腎戞玉敲金與馬班李杜爭衡矣（大言炎炎）由君子觀之文章不足措實用如鬼燐螢火熠耀目前雖使窮巧極工爲人世不恆有之物終與草木同腐耳芝草醴泉無益百姓何如布帛菽粟能使人世不飢不寒故非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國計之（學文者知此則近道矣）文皆爲苟作君子不忍以有用精神耗費于不急之

地也先生以經濟爲文章詳見於漳浦政略製錦操刀者爭誦之茲集所載疏草條陳民命海疆諄諄三復至於序記論說皆有深意嘗一臠而知九鼎百代猶將見之區區以爲詩文之工抑末矣先生涖邑時以經學及詩古文詞振勵多士漳之樹幟建鼓與海內相角如蔡梁村世遠阮鶴石蔡文陳他齋夢林莊葵山亨陽林于九錫齡王鹿皐道李鱗蒼松齡等諸

功不可沒漳人亦不忍沒之

君皆其教也月湖水鏡固梁浦學問之淵源宜吾鄉俎豆尸祝於今爲烈乎余小子童年應試即遭先生

賞識期許甚奢經濟事業亦有厚望今落魄二十年無以克副中夜愴然頤涕背汗讀先生斯集儼然若臨之在上滿腔抑鬱對此潛消震動奮發之心亦復油然而起敬識數語于簡端不知子厚以爲何如也

以經濟爲文章乃能有裨實用非風雲月露之家所敢望其項背也廷尉身分之高經濟之弘學術之醇正於此具見一班

蔡梁村捫齋初集序

余少時未識梁村則聞梁村好爲古文詞心識之辛巳春館于浦邑西湖上梁村過余談竟日各恨相見晚已乃出袖中文稿示余余益驚喜過望察其行則天性孝友族黨籍籍然稱之意氣磊落胷中無城府見義若嗜欲不顧前後蓋梁村位置高固不徒以文人自命者余既喜與定交因與朝夕論文當是時余家桂山之麓離縣六十里雖不能年年常聚然梁村有所作余未嘗不得讀歲癸未宮坊沈心齋先生視

（如見本領）（老勁）（削）（情逸致）

學問中余與梁村俱受知門牆追隨輅車者數載所過名山怪石洪濤激湍梁村悉取筆記之余讀且擊節相對高歌又時與評論古今人物揭其可法可師（此樂何極）可憎可罵之狀梁村不盡發之文不止心齋師每嘆（快暢）其學行超卓序其集而刊之更敎以立身行己之道明體達用之學且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屬梁村至是而梁村之文且一變矣乙酉秋梁村舉鄉闈余被（此一變大有工夫）刖冬梁村公車北上余亦別師還浦明年丙戌又以奔走衣食覊館丹霞當是時雖已移家邑中反不能（迴環照應章法絕妙）

與梁村朝夕談論丁亥夏大中丞儀封張先生撫閩倡明絕學開書院于三山延聘九郡知名士纂修先儒書籍梁村首蒙特達之知余樗櫟下材亦以徵書來觀盛事更得與梁村切磋砥礪因以讀所未讀之書上自濂洛關閩下逮許薛胡羅梁村皆有以得其要而會其歸無意于爲文而文日進乎道蓋梁村之（古文神境此一變比前又進）文至是又一變矣今秋闈余又被刖冬梁村又將北上儀封先生因其舊集而增訂焉重付剞劂梁村屬余序之余惟梁村之文名儒鉅公序之者衆矣知之

者亦衆矣梁村雖閉户家居不肯向人妄投一刺而吾鄉諸當事震於其名凡有撰述折節重幣靈虵之珠紫燕之馬奚待高其聲價哉況余廓落不才再戰再北偃蹇槽櫪之間蔑由昂首天衢古人云敗軍之（滿腔）將不足語勇文章一道亦豈余所能知加以數年來（鬱抑情見乎詞）庶務紛心謀生計拙視曩者心齋師三年敎誨學業之疎久矣竊愧無以對儀封尚敢栩栩然向吾友攘臂談文耶第念入載同學文居其半又今者梁村此行將馳驅王路爲國宣力盡出其生平所學而見之

行事又以其禮樂政敎發爲文章烺烺炳炳經世理
物之謨猷知爾日梁村之文當又有一變也友朋相
想見道義交情無一語稍涉浮華
愛之情學問無疆之境余所望於梁村者別有深焉
故復不能默默書以爲之序戊子冬十月

知己交情學問切磋純是古人道義之氣　梁村
宗伯今爲當代偉人年少文章品行聲望遂已若
此可見蘊抱非常而鹿洲身分詣力亦不待言而
喻矣

林元白詩序

南諮林元白先生老於詩者也（得力深矣）少慕微之樂大因自字曰元白集成卽以名編吾鄉前朝侍御李寶弓先生及今太史蔡梁村爲之序其詩沖和宕逸瀟灑出塵質不傷俚華不及靡是眞能得微之之神（無愧斯字）而兼樂天之致者學優才長可爲世用念祖父累世忠貞遭寇難愴痛傷心（孝子心事）黻屣功名托於詩以自見身經亂離天倫聚散之感慘然流溢行墨間讀懷浦七歌寄弟諸什不墜淚者非人情矣滄桑屢告寄慨尤多寅卯

見聞益增酸鼻蓋蒿目坎坷壘磈塡胷有所觸而不
能自禁故每放浪形骸借山水花月潛消不平之氣
而以酒爲家旦暮歸宿當其豪飲大醉揖影徘徊棹
奇人寄託或者以爲飲中仙
臂行吟叶宮商而鏘金石雖使微之騁詞樂天分韻
騷壇牛耳正未知執自誰手爾今年逾八十詩興益
豪回思生平心血不忍聽其散佚重鋟棗梨而命予
小子爲序夫前達鉅公旣詳哉言小子更何庸贅惟
有盥手卒讀奉櫽栝而守筌蹄以無忘先生愛我之
意而已然是詩必傳于後與微之樂天増雞林之價

則子之文亦將附先生以行遠且分賈人之金先生
其許我否不揣荒陋再拜稽首而書之

風流瀟灑元白行徑忠孝鬱勃元白心事寫得鬚
眉欲活元白之詩出矣微之樂天有此千載尚友
亦九京一大快也文之高雅潔靜又不待言

邱義尊詩序

梁潯詩人邱君義尊既沒知交羣從裒其平日所爲詩若干卷將付梓屬余文爲序余手其詩讀一二過（起下交情）爲之流連嘆惋涕潸潸下也憶十五六年前廷尉四明陳公方宰吾邑余與義尊鏖戰童子軍並受知始相識面已復會于吾友黃君越甫家始知義尊與古爲徒詩學甚邃當是時余家長谿深山中義尊家杜（筆力遒健）潯濱海相距百里而遙弗獲再晤然屈指潯南英桀心焉數之矣自是而後余從歸安儀封諸先生周遊

他郡以衣食累心頻年馳逐聞義尊偃蹇海嶠數益（此君大）
（類徐文長）
奇詩益工興益豪躬耕食力有伐檀詩人意方自恨
家居日少不得與義尊把臂談論猶幸其年華方富（可惜之至）
繼見有期不謂荏苒數年間義尊遽賫志以沒也義
尊性豪邁高自位置視人世詹詹末學及一切浮薄（古筆）
炎涼之輩直奴隷之既窮約不得志有懷莫展重以
門祚衰薄骨肉淪亡於是悲傷憤懣放浪巖阿嘗登
梁山入石室陟金剛最高峯窮四柱佛子山頂遍晉
亭獅子玉瓶蓮花諸峯振衣千仞踞虎登虬俯瞰提

封城郭人民之盛桑麻鳥獸之蕃大海汪洋番船梯
（滿腔熱血）
航之來往慨然歌嘯山谷齊鳴忽而愁懷頓湧磈磊
（有上弗展不覺露出狂態）
塡膺則又仰首問天涕泗橫溢幾欲排雲闞叫帝閽
一訴其胸中憂思鬱結牢騷不平之氣故其爲詩如
（詩如其遇）
歌如哭慷慨激烈悲淒之韻雖古人無以過也嗚呼
以義尊之才之學無論得志苟使寬其歲月吟哦以
老所就亦豈可量造物者必欲擠之死吾不知其云
（賴有此耳）
何也雖然是詩出義尊死不朽矣古所謂既沒而言
立其是之謂乎千百載下讀是詩者如見義尊聲音

笑貌宛然几席之間謂義尊尚存可也以視富貴而雄壯無所建白死與草木同朽者其賢遠矣九原有知當聞余言而自壯哉

雄壯悲涼與義尊之詩相稱其一生苦境鬱勃人品心事無不寫出義尊自此傳矣不幸中之一幸可不必致嘆于命薄也

鹿洲初集卷五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序

黄越甫詩序

陸雲好笑阮籍好哭余讀越甫詩亦笑亦哭越甫詩奇元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古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弟所著善藏其名不以示人雖吾邑亦鮮有知者偶錄一二掛窗壁間

皃若疑古樂府初不知爲越甫之作也越甫美鬚髯慷慨謇特有古道與之處如對叔度鄙悋咸消使越
勁出身分
甫不欲藏其名挾其具以遊吳越走京師名公卿間
方是真隱
復何有于今之詩人哉乃兀坐窮廬併其詩而亦隱焉古之君子獨言而恐人聞獨行而恐人見越甫之謂與此余之所以喜而不覺逌然笑也越甫嘗執贄
其高也可喜
是哭
字之根
先君其尊人長民先生先君好友也憶余總角時隨先君過先生家一時名士雜遝角幟詞壇越甫從旁吟咏先君每擊節焉未幾先君棄世又數年而長民

先生亦溘然長逝荒草茫茫白楊蕭蕭痛於何極此
余所以讀越甫詩不覺百感交集未及終篇而繼以（古人孝子至此不得不慟哭）
哭也猶幸越甫有先人風立身行已矯矯拔俗使余（此昆筆力千鈞）
得師資友益篤兩世昆弟之交不然而余悲又何極
乎夫蘭生幽谷無人自芳玉藏深山太璞自完越甫
詩不聞於世斯其所以爲越甫也觸於喜而笑觸於
悲而哭隨乎情之所至余亦不得而主焉丙戌夏四
月同人將梓越甫詩以行越甫不聽余因袖其集弁
數言而歸之

兩世交情道義骨肉淚痕隱隱行墨間不徒在文字之高古也

鹿皐詩序

鹿皐余總角好也長余半歲余九齡失怙鹿皐年十五喪其尊人孤苦蹭蹬同學相切磋嘐嘐昂昂相期許欲以文章事業名于世既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學使者歸安沈公喜其潛心聲律有得於風人之遺故鹿皐獨以詩名余頻年奔走乞食雖有意摹古人文妄希著述不過力爭於窮愁勞瘁舟車戎馬之中與載籍相見之時少欲浸淫於詩未能也夫詩之道良難矣心麤氣浮不可以爲詩格弱調卑意雜味短

詞野字俗庸腐淺陋雕鑿小巧皆不可以言詩也故欲老欲清欲雅欲深欲純雄渾沈痛悲壯蒼古優游平淡各造其極方爲得之非十年讀書養氣其孰能與於斯小夫學究烏喙鴃舌悍然以騷壇牛耳爲已任無怪乎言詩者多而如鹿皐者百無一二也昔人

高識卓論足破千古之疑

謂詩必窮而後工蓋亦有爲而云殊非通論窮者勞筋餓膚幽憂拂鬱仡仡無所成就發之于詩鏤心嘔血悲悽激楚之韻或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而和風慶雲清廟明堂之氣有所不足則亦非邦家太平之瑞

（關係甚大學者不可不知）

也文章與國運相關盛世元音晚季變徵低昂正自

（是真學問人語）

有辨士君子不幸而窮當藉爲他山攻錯進德脩業之資而往往狂跳叫號墮造物之坎窞束縛顛倒頗廢百端何工之云鹿皐詩溫厚和平在六朝盛唐間韓子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舍鹿皐奚屬哉自爲沈陳二師所欣賞而覯察李祁山及閩南後先諸當道無不膾炙求之詩名久籍人口余東征還棹更讀鹿皐新吟與前所見又進而深卓乎可名於世余不勝慨然愧不如鹿皐遠甚也鹿皐喜臨池善楷

法書淳化帖釋文十卷刻諸石以行價重鷹福且其才可用願併踐昔日所期於事業者加之意無使世俗以區區詩文了儒生分量也因爲序其集且相與共勗焉。

以事業相勉勵是作者滿腔着力處不徒在文法照應也

自少同學同孤苦同志相勉勵不以窮爲窮直視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資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兩人身分最高處文章國運相關等語可作詩文砥柱知其說者激楚叫號之韻庶幾免夫

李遜唐時文序

余女弟夫李遜唐與余少同學年相近癸未童子試並受知學使沈心齋先生余時從師校士上游周流八郡自是而後每以家食奔走風塵十年之間在他鄉者八九遙想遜唐高臥山齋安居樂業大肆其力（伏下風波）於文章闚古人之堂奧其爲霄壤未可言盡也辛卯夏奸人構釁族中有力者擠之禍且不測遜唐遂竄（孝思迫切不避險艱）負遵海逃竄嶺南閩關跋涉於荒煙瘴癘之區辛苦莫可名狀猶時時拈題課業以娛其親（忙中着閒入爲娛親故也）每遇松陰野

渡旅館僧寮意有所觸輙於文焉發之父子相對嘯歌陶然自樂若不復知有歸計者越明年當事者憫其寃始得還鄉舜以大中丞滿公文章知已復巳去之籍學使者張公稱爲八閩秀傑聲震三山延建上游素不相識之士莫不來讀其文爭覩其人以爲快鄉闈落第策蹇將歸又以中丞公命與余同事鼇峯因于暇日裒平昔所爲文屬余序之余惟時文一道（有經濟人即時文亦不放過）本非可見諸施行有益于民生國計又非可與經史百家並垂不朽特爲國家以此取士不得不鏤心刻

骨鼓戛金石期足以輔翼經史黼黻皇猷然而淺夫
掇取油滑學究勦襲餖飣紆青拖紫有如拾芥以此
可勝浩嘆
博科名即以此操衡量悠悠天下求其眞能文與眞
能知文者百十人中曾不得一二焉今觀遜唐之文
高華沈實其氣沛然一往而不可禦其舉動雍容閒
雅有佩玉鳴珂之度見理明立論正不爲偏陂詭異
靡曼庸俗之談固應爲高下所共賞而亦至今顚倒
險巇行年三十未脫泥塗人生遇合遲速之間眞不
此段筆力千鈞身分亦高出天
可問矣然造物生才終必有用其挫不力則發不弘

際

譬猶參天之木苦以斧斤而成梁棟之用長溪大河之水廻山觸石衝磕淜湃輾轉蜿蜒數千里而達於海大屈大伸自古然也向使遜唐弱冠登巍科懵然不知人世之甘苦君子且以爲不幸（伊川之說）卽不然而安常處順所見者小所就亦必有限孰與夫身經艱難動忍衡困歷名山大川之險易觀王公大人之舉止察消息盈虛之有數覽禍福倚伏之無端有以開擴其心胷而磨鍊其情性哉（聖賢學問可垂爲語錄）小人設穽張機適足爲君子進德脩業之助天之所以造就遜唐非偶然也遜唐

方臥薪嘗膽深自奮勵以期不負知己將必大有以表見於世而非區區時文之末者余又將與遜唐共勉於無疆焉

此癸巳夏日鹿洲遜唐同在鼇峯時作也越十年癸卯遜唐始聯捷成進士遇合之難如此豈造物者未欲鍊其才於有用耶患難中增益學問乃是吾儒本領世人憒憒爲境所縛何歟

王滋畹歷試草序

人生知己自古爲難故士之泥翻淖屈焦尾哀音者（知己之感是通篇骨子）常恨不得起中郎於今日而稽之拜之嗚呼其亦實有可感者也當世以制科取士士競習爲科舉之文鏤心嘔血刻意時趨若宇宙間經天緯地之事業無（極看得時文重大所以其）有出於此者旣已敲金戞玉學成一家而聞者見者孰覩猶之無覩幾欲發狂跳叫乃有人焉開鴻濛具（極看得知）隻眼相賞於驪黃牝牡之外拂拭顉盻不能自已則（己之難所以其感愈深）知己之感沒世猶將不忘此吾友王滋畹所以惓惓

於歷試草而不忍置也滋畹與余少同學又早孤赤
貧境相類滋畹能孝友於其家不以孤苦貶其志沈
酣經史若飲食嗜欲之不可離憶余辛巳歲與滋畹
原在正學上講究不專爲利祿之文見滋
乘桴西湖以經學相切劘中流高歌視天下事無足
畹素有大志
措置者至溺水中猶抵掌笑語以爲樂當時滋畹巳
能文衆論未歸也未幾受知邑大尹四明陳公有國
士之目三試連冠童子軍而郡刺史趙公學使者楊
公范公皆知之遂乃聲震梁鹿衆論大定戊子辛卯
鏖戰棘闈遭時掖劍環念知巳弗能忘情以壬辰讀

禮之暇裒其歷試所爲文屬余序之余惟滋畹之文閎中肆外有典有則固與夏鼎商彝同爲三代之法物幸遭盛世博古者多宜知巳若斯之衆也顧學期有用充時文之大用不過弋獲科名卽使傳之不朽（必有補世道人心方爲有用之學）亦等雕蟲細玩何補於世道人心今願良友之日躋日上無徒以是爲絕頂之事業也（入道之門）滋畹自幼喜讀先儒書於朱子小學近思錄深有所得反覆玩味而不厭余早知滋畹之可與適道幸從茲身體而力行之道本在人倫日用之間未嘗有出於知能行習之外

馮會

隨處檢點察識擴充則可馴致於聖賢之域又講求（近裏着己）（如此）
經世理物禮樂兵農刑名錢穀之設施使全體大用（方是眞儒）
皆備於我達則見諸事爲爲生民立無疆之福命窮（如此方是）
則守先待後爲百世留不朽之經綸所謂宇宙之文（眞文章）
章莫大於是乎遇不遇皆我事業併不必藉乎人之
知已是卽滋畹壁立萬仞無負知已之一日也區區（沈痛淋漓深情無限）
帖括顚倒英雄歲月蹉跎望道未見言念及此可爲
愴然不知滋畹與余有同心否古來知已難得知已（如此方是報知已首尾照應章）
亦自難酬必思有出類超羣大慰知已之望者而後

不負知己非徒感之而遂已也滋晼勉乎哉
法知環
前路極形知己之感歷試草所由來也後半屬望以聖賢之學有體有用不爲窮達加損乃是絶頂事業所以不負知己也友朋相愛之情學問無窮之境非小儒所能夢見

鳴廬試草序

（引起）余東征迍旆就試三山寧化陰子耳及裒其歷試所爲文偕尊公琫素造余曰小子不忘知己之感且欲因自考證所學先後淺深願先生弁數言敎之余曰然耳及令器是所樂爲言也（承東征展開局面文）我來自東心神未定簿書羽檄戎馬戈矛依稀在目歸航復遇颶風幾覆溺（勢亦波湧濤翻）者數四濤翻浪擊崩崖裂石之聲夢寐盈耳又以千里奔馳來玆就試百凡倉皇應接不暇且遲至還家可乎皆曰諾願勿忘比余還家又下第未果爭以選

拔入都就試京闈居者行者均靡所賴至于仲冬月杪乃造三山又聞建溪水涸舟不可行闈期日迫難（生出無數波瀾）堪濡滯正在惶急不聊中忽憶耳及所屬文遲之久未踐約呼童張燈中夜起坐已而笑曰噫余何言古（又翻）有治眼疾者自目病不能醫謂求者曰眼藥在架子上梓人擅國之工其床闕足而不能理以余久躓塲屋而欲昂首伸眷論列應試之文章已有從旁而竊笑況其荒疎冗雜奔走困頓于征途勞攘之中即言亦曷有當乎昔者應試之文有一定之造詣有一定

之聲價按神切脉戛玉敲金有識有度有聲有色有規矩繩墨揣摩元魁若操劵而不可移易今也不然應擧通弊痛切言之爲之者既茫茫而不知所主取之者亦搖搖而靡有定見一日之長一時之合難如登天易如拾芥則純乎命之爲之與人事毫無干涉也耳及而求爲應試之文如是焉足矣他日主司擊節登上第操海內文衡亦綽綽有餘余自病不能醫將求他工而理床足無能爲耳及進也耳及而求爲名世之文則意者本前面許多起伏到此纔行半地之六經以固根柢叅之左國史漢唐宋大家以壯魄

力研窮程朱諸儒諄諄論辯之旨以清障蔀厚其氣味偉其聲光洗伐皮毛錘鍊精髓浮詞弱調槩乎無所用之余雖不敏猶將援桴鼓以作其氣但恐不入（又一躍）時眼（妙）未必有補科名此中高下權衡惟耳及自擇焉如余之碌碌無成固可羞若飛蟲弋獲徒抱兔園一冊謂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則亦甚可惜也士不學爲聖賢祇欲以文章自表見已非余之所望況斤斤（到底風波未下）科舉之文章以主司意見爲賢否余亦烏知是戔戔而以此期耳及匡耳及之所不逮哉質之吾友琫素

其以余言爲然否

奮厲激昂起伏莫測如懸崖瀑布萬山盡鳴幾經縈洄而後至於壑每於中流一躍無限煙波文筆故是妙絶

鄉會墨繩序

或曰。文章之有制義。非古也。制義取士。不足以得人才也。余曰。何居。子姑言之。曰。制義始于宋。衍于明。漢唐以前無有也。支離訓詁。斤斤抱繩尺。不越儒先糟粕之常。既不足與諸子百家爭衡不朽。而又束之以功令。合有司之意。爲中式。而所謂主司者。又未嘗有一定之繩墨。示人以必由。稍堅論。則病其高。稍思索。則病其深。推陳出新。則曰生曰澁。立意稍別。則曰奇曰怪。矜鍊則以爲造作。刻劃則以爲傷氣。引用故實

則以爲餖飣雖有馬班韓柳之才亦聽浮沈于萬一不可知之數不幸而遭逢不偶即伊周管葛亦當終（科目應事古今快談）老蓬蒿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如此無乃可廢乎余曰惡是何言與夫文以載道也道莫備于孔孟而發明（所謂纏也根柢極醇）于程朱制義闡孔孟之蘊衍程朱之傳者也詩詞歌賦不可謂文秦漢唐宋之文名爲古不能古于六經語孟今之爲古文者摹秦漢唐宋爾爲制義者疏六經語孟精微糟粕則視乎爲者之能不能豈制義之過哉雖有絕世聰明而不學爲制義自詡作古文詩

賦其中必有扞格難合似是而非之病其心思不紀
其經術亦必不醇國家以制義取士旣可明聖賢之
樹言
道又可絕豪傑之心豈諸子百家所可同日語哉場
屋廊廟之章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馴雅之氣象匪高
匪深匪新匪奇鍊不造作刻不傷氣鎔經鑄史不見
餖飣自然而然乃爲中式豈無一定之繩墨哉即主
樹議
司意見閑有異同卞玉隋珠或遭按劍枯木輪囷或
和平氣其辭醲者深
器萬乘君子惟道其常脩其在我昌黎所謂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者也言未畢而清溪李儀卿

以所選鄉會墨繩屬爲序余曰噫善哉此卽一定之繩墨也本朝巨公名儒皆從此出謂制義不足以得人才又不可也前車之軌轍後車之率由從繩則正天下所以無棄木也儀卿家學淵源潛心經史詣極純邃惜久困鄉闈兩中副車未得遂所志昆弟子姪皆雋有司獨留此文壇領果無一毫怨尤之意益脩其舉子業今以此自繩卽以此繩其後生小子且不忍私于家欲與斯世共繩之可不謂知道者乎學者

篤流嚴志

就茲繩也無怨有司有司執是繩也可告無罪于學

者余故喜而爲之序

理精法密文章之極有繩者○作者之於文可謂從繩矣而顚躓三十年何耶君子道其常脩其在我於此覘器量之弘本領之厚

思補集序

思補集者平遠尹黃君運滄公餘隨筆也取退思補過之義故所言多省身克己閱歷人情世故物理酌（儒者篤實學問）劑之宜德性學問於此見一斑焉余讀之躍然喜也曰於戲君可謂知道矣世人沾沾舉子業以爲極宇宙間之能事高者習雕蟲摹佶屈自命詩文作家大（此是文章真面）雅君子亦樂之不知文所以載道也必有益於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乃爲可貴詎徒以辭華而已應世之（此語無人道及）文非文也即名世之文亦未爲至文也事不關經濟

學術雖鏤金錯采終屬浮談言無補世道人心縱鴻篇鉅章究歸安用躬行體驗隨事省察内淑其身心外宜其民物斯有道君子之所爲不期文而文至焉程朱語錄原不與韓柳八家爭工拙豈雄奇奥博鏗鏘金石曾平淡之不如哉芝草醴泉孰若布帛菽粟有功於人世也　君金陵名下士於舉子業極精邃經經緯史氣靜神恬書法詩文吏治皆留心講求固高自位置不甘與世汨沒者余方恨獲交之晚且惜其邑太褊小不足以展厥才猷而君皇然若靡及刻刻

不可量

有寡過未能之恩讀思補一集可以知其與修之大槩亦千秋仕學龜鑑也裨補世道非同苟作故弗辭而爲之序

披襟而談只如說話極平易却極切實極庸常却極高妙此紫陽文字嫡派也非有道者未許問津

粵遊草序

辛亥夏五過平遠謁運滄黃使君官署小坐環翠軒綠樹紅花繚繞可愛有山泉從小溝西來循清池而東半畝方塘源頭活水紫陽師詩中景也故人相見情景倍增會使君令弟介青偕草衣居士自白下泛舟燕湖泝豫章踰筠門嶺而至所過佳山勝水歌嘯唱和有詩盈囊讀之甚快蓋余曩在京師素耳熟草衣詩名今歲春初與使君晤對韓江旅館習聞介青學行二君皆余所渴想而願一見者片時駐足飈爾

亞集又得讀其所爲詩高山流水鏘鳴金石仰視壁（是贊詩不覺引出）前古琴高挂而余情不知何適矣介青慨然援琴而（又來仙筆也）鼓之爲余操搔首問青天一曲音節淒清氣概豪邁（以草衣詩贊琴吟側入妙）草衣詩云數聲遼海天邊鶴一段盧山雨後泉其斯之謂與遙憶太白善手明巖澗松萬壑愁猿危叫失（具見本領）志之客淚淋沾襟平生學聖賢不灑窮愁淚然見介青寫聲發情於妙指亦覺悲涼雄壯之觸我懷也既又爲余鼓關雎清平和樂優柔靜正美哉雍雍乎其諸家齊國治風化盛美太和洋溢宇宙間如追隨左

周右名盈耳二南此心爲之陶陶焉遂遂焉不自知（前操悲涼不可無此悅豫）足之蹈手之舞也琴心賦手二君兼之聞琴而知其（斡旋千鈞）詩況讀二君詩不啻拂白石而聆揮絃則粵遊一草爲可以不傳哉運滄使君既合其道上賡歌諸什爲之序以問梓人且屬余更弁數語夫二君之詩之工加海外江山之助性靈品格使君已言之詳余惟再（要言不煩）三雒誦郎以其琴序其詩其婁清之韻豪邁之氣如操前曲和雅之音靜正之調如操後曲傳之於世若巴之魚牙之馬移情爽心不知幾何人矣二君皆豪（以酒）

（作結妙）於欲當爲我連浮百巨觥不知運滄使君有酒如泉否也

卯景生情有琴二操便覺無琴非詩無詩非琴併作者滿腔心事欲泣欲歌俱從中間流出文之高不可攀工巧不可思議者也因詩得琴以琴序詩却是天成杼軸前後斡旋照應處處周匝並無一毫滲漏此可爲知者道耳

吳豳川時文序

鎮平使君吳豳川吾閩豪士也（通篇骨子）少工聲韻喜詠吟位置在黴之香山以上則豪于詩學晉唐書法腕力勁強使筆如千鈞之砮則豪于書辯論天下事詡詡洋洋鬚眉俱動雜以滑稽諧笑雖蘇張亦爲卷其舌則（豳川小照）豪于談興會所至傾瓶罍酌大斗虓然一噱若灌漏巵竟日夜不醉醉益酣目空今古兒撫一世馳名士（似醉非醉似狂非狂）鄉人謂之酒狂則豪于飲（是豪士神氣）公車倦遊度嶺作吏歷五六巖邑皆以廉能著聲粵人有六縣蒼生一父母四

年潮屬三神君之謠則豪于治予以辛亥夏五過鎮平讀豳川制義又喜其豪于文嗟乎予至今日然後知豳川能文哉（入題）（高唱有神）曩在家鄉耳熟豳川名尚疑名下多虛士即見其試草鄉墨不脛而走亦以為一日之長既屢聞建部諸友推重豳川學行始渴思欲得一見（極言不輕許可乃見所許之真）又恐梓桑阿好未必盡如所云至入粵中與豳川共事乃快然信名下無虛而豳川之豪大為吾閩生色（陡接極高）不可及也豳川之時文豈如世俗所謂文者云爾哉世俗所謂文皮毛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骨血也形

體焉已耳不知人身之有精神力量也錐之不痛刺之不癢隨意增删不見短長徒以徼幸一日抑慒然可主司之知遇一經弋獲遂以爲玉律金科此可令君（滕浩歎）子見之乎幽川之文劍落浮翳直擣中堅見理明立論正法脈眞矩矱嚴有明季之鋒稜而加之圓潤有（非阿所好）國初之氣味而出之秀妍宜其爲高下共賞也顧不必問世人之賞與不賞而後見幽川之豪（此轉具見身分）即幽川亦何知世人之病已賞已而終無改於其豪（知之便不算豪）於戲幽川眞可謂豪士矣時文小道亦建旗鼓固知幽川嘐嘐

揭揭無一事肯以讓人也豳川雖豪氣未除此詰已幾千純粹則時文一稿惡可以不傳哉余因鎮邑人士之請將梓其文以行世聊弁數言豳川其爲余痛飲一石揮長歌百韻相酬勿以余輕薄使君輒肆乃滑稽嗤余也

一齊收拾如神龍掉尾全身俱動

爲豪士弁言則不當以俗筆出之此文亦有豪氣足爲吳公傳神

女學自序

（切近實理非坐寬皮大話）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始昔周盛時淑女流徽化行江漢降及鄭衛帷簿不脩禍延家國閨門風化之原自開闢以迄于今不可易也婦人善惡不同性習各異比而齊之宜莫如學古者男女皆有學（高老）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今其書不傳其詳不可得聞矣（此為缺憾）秦漢以來惟班氏女誡最爲親切而章句無多學者少之劉向列女

傳擇焉而不精鄭氏女孝經語焉而不詳若華論語便初學矣其詞俚無風雅之致女訓女史閨範女範之類補苴雜出難以枚述大約簡不能該繁不能盡鄙陋淺率難登經史之堂欲擇其一以爲女學專書管窺蠡測未見其可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爲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入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非得專經未易殫究學不博則罔有獲泛濫失歸取裁爲難女學一書烏可少哉百家衆技各有專師化原之地當若

老勁無敵

何訓廸防範乃既不幸不經聖人之述作以附四子六藝之末又不幸不得程朱諸儒講明采輯滙諸家之長而進退之與近思小學流布人間徒使深閨令淑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此亦古今一大缺憾也鼎元少孤父書未讀窮愁困頓蠖屈蓬蒿之間每於人心風俗三致意焉竊不自揆采輯經史諸子百家及列女傳女誡諸書依周禮婦學之法開章總括其要後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分爲四篇又于四篇中分章別類使讀者一見瞭然隨事矜式婦以德爲

上下數千餘年獨留缺略至今不可謂非造物者厚意也

具見本領

婦德

主故述婦德獨詳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繼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則有事父母事兄嫂爲嫡則有去妒處約則有安貧富貴則有恭儉可常可變則有若敬身若重義若守節若復仇爲人母則有教子爲人繼母則有慈愛前子爲人上則有待下巫祝尼媼之宜絶則有若脩正闢邪而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德一篇之大槩也婦言不貴多要於當則有若勖夫若訓子若幾諫若守禮若賢智若免禍婦容貴端莊靜一婉娩因時則有若事親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

喪避亂之容婦功先蠶績次中饋爲奉養爲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各以其餘者爲通論此則婦言婦容婦功三篇之大槩也識學粗疎見聞寡陋姑就其昭彰耳目者編次以便初學其近代百十年間貞節義烈筆不勝書皆未暇載入懼繁也他若詩媛才女咏物寫情雖極工巧無關名教概置不錄至孟德耀之偃蹇歎夫阮新婦之捉裾停郎蘇若蘭之陽臺懷念皆譏其瑕而取其瑜防微杜漸亦具有苦心焉或義例未符考據未確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于

閨門之道庶幾畧備或可以少補風化是亦世道人心所不可闕者也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至言）願天下人各正其家以默贊 九重肅雝之化風俗醇美家室和平鼎元將歌關睢麟趾之詩拜首稽首而揚其盛云

閨閣化原所在女學一書斷不可少依周禮婦學編次德言容功至當不易此有裨世道可垂爲經不得以彝常著作目之文亦切實大雅足繼朱子大學序

平臺紀略自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愀然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著述惜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此數件如何錯得）事多謬誤舛錯將天下後世以爲實然而史氏據以徵信爲害可勝言哉稗官野史雖小道必有可觀求其實焉耳今以閩人言閩事以今日之人言今日事（千古史家之通病）而舛錯謬誤且至於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亂於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臺灣雄據海外直闢內

地東南半壁沿海（大有關係）六七省門户相通其亂其平非於
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略殉難喪節運
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衮鉞以爲千秋之龜鑑言焉而
不求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詭鄙人所爲懼也謭劣不
（非身歷其境不能言之親切而有味）
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閒風濤戎馬磔鼠哀
鴻執馘獻俘招降殄孽至於罙搜窮山綏靖畨黎無
不目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驅馳瞭
瞻要害廢寢食冒風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
（諸葛君眞名士也）
膺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

治亂事蹟了了胷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爲切實則平臺紀略之作惡可已也（實不可已）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爲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諂語諛詞夫豈其（良）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史在此四字）道乎心無爲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無限深情）鑒前車綢未雨施經綸措康乂有治安之責者諒早

畱心不待閱茲編而後得之也

有心世道之文千秋良史之筆深醇古茂直逼西京且可想見綸巾羽扇時也

鹿洲試草自序

余少薄帖括以爲文辭末也帖括抑又末矣雖勉效操觚心弗善也（才人通病）顧以 國家取士舍此末由即有君相特達之知奇才異能之薦舉鄉俗猶將以偏途病之（科名之中人久矣）而徵辟薦舉曠世罕逢雖有經濟才能無以見諸事業於是俛首治帖括焉始則喜成弘慶曆間之文旣而以爲儉也恣肆於啓貞兩朝及國初諸公宏博深厚之作（實有所得不妨自負）雖畫虎類狗栩栩然帚千金爾四明廷尉陳公方宰吾邑歸安閣部沈公督學閩南皆不以余

爲謬期許甚奢余亦高自位置惟慮將來經濟事業有身分不知如何科名可唾掌得也說得狠是博覽揣摩妄意場屋魁堂之章必有清明廣大氣象欲言則言欲止則止無描頭畫角鳥瘦郊寒之態故命意欲高措詞欲確法脉欲眞精神欲旺結構欲圓氣度欲雅錘鍊精純趣自然該是如此方可中式味悠永斯可以言中式矣乃博覽當時中式人文或迥然風馬萑蕣並生余將安所適從乎一戰不勝就正先達徑曰太高則循途守轍爲庸近之文弗售冉戰不勝徑曰太實則振筆直書爲機神流利之文又

弗售三戰三北砭者亦倦隨與所之不求甚解或神（無余何矣）
疲喉格疎庸强湊慚惡累日不可告人幾幾乎售矣
又以偶用經語一二字見擯遂不敢復用經史性理（可憐）
六戰依然也韓退之所謂大慚則人謂大好小得意
則小譏訶之余僅得其似大慚人乃謂小好小不慚
則爲大不好慚之又慚人終不以爲好而余亦倦矣（滚倒）
古人四十强仕余無聞焉少讀父書既傷孤苦長爲
飢驅奔馳勞瘁一歲之中無兩月之勤一月之中無（淋漓洸痛若自怨自艾而實欲舍其細）
兩日之靜强勉涉獵于窮愁叫號倉皇急迫之際生

呑活剝而曰吾讀書吾爲文不亦可哀乎余之所謂（圖其大者）
好與不好固宜其罔有合也令余不以衣食亂心得
東其身於明窓靜几夫亦何學不可成而區區帖括（主意已露）
乎哉余將入深山結草廬求數畝之地而耕之茹蔬（繼往開來勝）
飽粥讀書著述數十年舍其末而務吾本焉天下後（于科名萬萬）
世皆我知已往古來今皆我事業何羨彼科名爲耶
然余聞太史公行天下歷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
疎宕有奇氣今余生長天末雖嘗從軍海外出入風（奇情逸致）
濤雷湧之中所見不過干戈戎馬鏖鼠哀鴻與夫劉

髮鑿齒刻耳文身之衆曾未能一造京師瞻
天子宮闕壯麗與其名公鉅卿賢人君子遊文思僻
陋恐山靈竊笑且當出一快遊而後退而隱焉鹿洲
試草余二十年來顛倒（一語包括許多）醉夢見小敵勇而大敵怯之
文也海内巨公必有以教我矣
遇合有數不關人事但歷困旣久胷中抑鬱無聊
之氣不覺勃勃喉間一有所觸郎洋洋纚纚不能
自已也其實非常之才造物者不肯以尋常科第
處之試觀稷契臯夔伊周呂葛何一是科甲中人

此文出後數月鹿洲卽以選拔入京師又次年遭

逢

聖主特達非常知遇雖夢卜亦無以加何羨彼科名

爲哉是作洸雄痛快司衡者可發深省